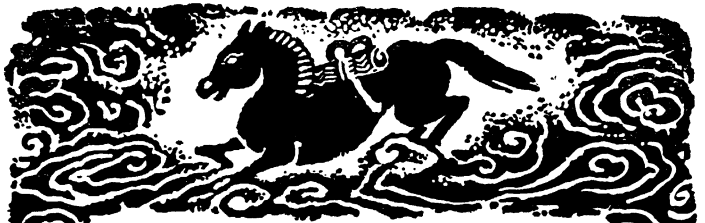
滇行紀程

東還紀程

蠻書

校譌 續校 補校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滇行紀程

許纘曾著

本館據龍威秘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滇行紀程序

人當仕宦之年。堂有老親。陳情得請。其脂轄而還也。凡王程所歷。感覽會心。所可述而誌者。不特東山之零雨。南仲之霏雪。與東門祖帳之車幾兩、馬幾匹也。余與鶴沙先生同里同籍。其出處志趣。亦約略相同。獨余自癸巳因母疾請急。下潞河。涉淮泗。望泰山之嵯峨。擊黃河之湍湃。晝夜行三百里而不及紀。乙未以使事入楚。便道省覲。趨漢江。經二別。自武昌順流而東。九江雲物。六代山河。粲然在目。復奪於驛路交游而不得紀。至己亥恩命歸養。其取道與癸巳同。然春秋殊候。緩急異情。渭北江東。在在可紀。而意闊才踈。臨亭輒滯。歸當採蘭藝黍之餘憶。向時閱歷。如雲烟過眼。不可復追。爲之三嘆。今先生入滇還里。往來各有紀程。其往也。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有小雅之悱惻焉。其來也。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有大雅之忠厚焉。余讀之。怦怦有動乎其中而不能已。所謂樂其志趣之同者非耶。若夫以忠孝之餘閒。極文章之能事。使山川險易如掌上螺文。蘇公海外子厚柳州。或庶幾焉。余又安敢與先生較同異也。

康熙癸丑仲夏年眷弟王廣心題於清峙堂。

滇行紀程

清　雲間許纘曾鶴沙著

猪婆龍

彭澤縣十里過涇江口鎮。俗云鱘魚嘴。土人言此地每歲有猪婆龍爲害。天寒水涸。輒偶岸壞。長丈餘。今獲岸已在大江心。泊舟者油物煎熬。龍卽出。舟人切戒之。夏月則不忌也。

甘輿霸廟

自九江百一十里過富池。入楚境。二十里過田家鎮。有吳甘輿霸廟。順治年間。有史官莊回生典試楚省。夜泊廟前。夢甘將軍來拜訪。索莊一僕一馬。皆所愛者。夢中不得已。諾之。詰朝。僕馬俱斃。地有神鴉往來江上。帆檣過此。不拘餅餌粒食。撒空飼之。羣鴉飛舞接食。百無一墜。食畢。間有集舟檣之杪。送出廟境。俗謂將軍遣使送客。其聲啞啞。類慈烏。上下三十里皆有之。亦一奇也。

異僧祈雨

澧州守道蘇參議寶言。荆有僧。故江南人。澧境有揭家河。界中苦旱。僧自言能行雨。衆延之祈。數日不効。乃絕食。欲積薪自焚。土人恐。挾之去。僧曰。姑留。得雨卽行矣。土人不可。臨行曰。月望日必雨。我雖去。請留一驗。是日當大雨尺餘。雷始發。必先擊某大樹。方爲我所請。否則非我功也。至十五日。果大雨盈尺。雷果擊此樹。如僧言。衆始神之。雨竟。雷伯電母不能去。或焚牛牢。或燒民舍。轟聲走繞不休。衆大懼。奔至州。復

延此僧遣雷雷乃去。

崔婆泉

過常德府三十里高吾山。山下有崔婆泉。相傳有崔婆釀酒飲仙人張虛白處。

漳江夜月

桃源潼汤鋪有勸善寺。寺前漳江夜月。爲桃源八景之一。傳聞江上漁人。常于晦日見水底映月。着意窺之卽不見。

桃花潭異龜

由桃源山縈蹬而上。至桃花洞。又曰秦人洞。石壁峭立。洞口縱廣丈餘。洞外有瀑布千尺。挂絕壁而下瀉潭中。潭在洞門外。深不可測。內有潛龜。身長而窄。鈎吻類鸚鵡。背生鬣尾。帶甲如龍鱗。名曰黃靈。

農家取水

過辰陽船溪驛。此站稍平。溪邊見農家取水灌田。巧而且逸。其法。先于溪旁築石成隘。上流水至隘。勢極奮迅。乃設竹車二。圍製如車輪。大可二丈。縛數節竹筒。緣于兩輪。其筒向內。一面截口受水。每筒相距三尺許。兩筒中間編縛竹板一扇。以遏流水。所以激輪使旋者全在此。蓋水勢迅則衝扇行。而輪乃隨之以轉。每激一扇。後扇繼來。旋而上升。則筒中滿水。已至車頂。筒口向下。水卽下傾。于其傾處刳大竹受之。接引入田。雖遠可到。所謂農者坐而觀之。無舉手之勞。而田已畢溉矣。大江以南。水勢平衍。不可用也。其有

潮汐之地。似亦可倣而爲之。

凌霄女

沅州火神。不祀祝融而祀凌霄女。一不虔。則神女立遣火鴉啣火熄。置茅屋之上。兩翅扇風發火。居民屢嬰見之。故州多火災。

江西橋

由沅水驛向西。過江西橋。橋長半里。上鋪大板。下有十六洞。每洞基上搆木爲屋。列肆貿易。兩旁成市。中爲長街。入楚以來。此橋最爲宏廠。

香稻

清浪衞前臨江。後包北山。地勢平衍。居民亦稠。其地產香稻。圓實而大。味亦至腴。山中多寒。所藝多晚禾。故滋本深而含實茂。

諸葛洞

過鎮遠府。可游者有大石橋、中山寺、中元洞。僧僚精舍。最爲異境。辰沅小舟。至此而止。前去數十里有諸葛洞。內頗石爲梗。通水不通舟。順治初年。洪經略至此。役千夫鑿洞中石。謂此洞一通。便可用舟饋運。直至偏橋衞。省負擔之勞矣。無如礙石隨鑿隨長。乃罷。土人有運糗糧者。盡去其船之篷板。牽挽入洞。過偏橋。可達黃平州。其出也。稍不戒。則人船俱沒。

黔米

貴州各屬產米精絕盡香稻也所釀酒亦甘芳入妙楚中遠不及而天下未有舉爲褒譚詳志之以告好事家之知有黔也

仙蹟

平越府南門度石梁過南街道旁有高眞觀爲張三丰仙師道場從此向西南行曰卓筆山稍西上高坡曰倒馬坡坡半見隔山石壁如屏懸崖千仞壁上有仙師影首戴華陽冠側身杖策而行分明可見其旁刻神留宇宙四大字云是仙師留記爲海內靈蹟三丰祠在平越府城內有禮斗亭亭前石池名浴僊深四五尺許冬夏不涸池旁有桂樹已久枯有道人來浴池中以破衲掛樹上樹復活天啟元年夏駐鎭新添司理李若楠請鸞降筆書一詞曰禮斗亭禮斗亭張仙借此作修眞日月懸頭上風雲過眼塵茉莉元君支天聖人當年曾格我精誠今朝列仙班顯化通靈敢忘了託跡玄津偶聞父母索吾名聊借俚言爲鏡今有石碑存祠中

竹鬼祠

平越有竹二郎、竹三郎祠廟土人敬祀之

水西四府

水西安氏素桀驁爲滇黔大患本朝乙巳命帥率師深入其地討平之遂置四府設流官水西一帶土地

盡入版籍。安氏之桀者皆就殲。邇來苗民漸染華風。亦猶蜀播之楊氏滅而設遵義。今反爲樂土也。

貴陽地勢

自貴陽而上。至威清衛。日加隆聳。右畔青山。尖頂石數點芙蓉。可俯而捫。從來見雲霞之狀。如畫中之樹。扁而不圓。至此衛館舍西南。一望羣峯矗立。白雲千頃。如在足下。變幻百出。或如沸湯。或成堆壘。昔之所稱爲車、爲布、爲輪、爲馬、爲牛。皆不足以狀其妙。蓋俯視則雲氣之全體皆見。怪怪奇奇。無所不備也。

苗種

貴陽自阿江哨而上。大道如髮。乃屬漢。其左右高山內。盡爲苗穴。然皆輸糧赴差如齊民。其種類白苗、黑苗、花苗不一。直北百里。即水西地。威清衛鎮彝舖西南有山黝遠。可望不可即。曰銅鼓山。昔諸葛南征。獲銅鼓于此。其地亦有農居。仲家苗多從山口出入。此山前後左右苗種各別。又有蔡家苗、農家苗。皆有頭目。仲苗則屬役于安氏。

黔馬

黔中多產良騎。質小而蹄健。登高山若平地。故水西之駿。滇黔多貴之。

何福遇仙

順治年間。有何福者。本威清衛人。偶游陰崖。逢二老圍棋。從旁看不休。一老者分半桃食之。福歸家。絕烟火。處分家事。隨上山養眞。三十年不食人間一粒粟。不飲人間一勺水。一日道成。康熙年間忽尸解去。

白水舖

由鎮寧州之安莊衛西南行五里有觀音洞中安大士洞中又有洞石乳溜滴成柱大數圍擊之一爲鐘聲一爲鼓聲從右直上又有雙明洞旁又有一洞極小而黑極境界之奇矣十五里至白水舖行未里許見瀑布如簾倒瀉石壁羣峯直上高入雲表五里白虹橋橋上瀑布更飄三四折入溪疾度橋下西去過橋逐溪行忽聞有轟雷聲不息輿人云此望水亭泉聲也又五里上望水亭龍湫直下白練千條噴珠卷雪注入百尺綠潭雖天朗氣淸而激水濆濺如行大霧中數里以前所聞雷鳴者蓋在此里人云潭內有水犀風淸月皎之時往往出見其龍湫掛處內有水簾洞甚深突不可窮土人多入此洞避兵昔孫可望至此亦見水中有神物乃改瀑布于右澗下役人扈水索之而潭水絕深數日不可竭乃止

老虎

苗民無城郭或三十家五十家據險而居以防弋獲每一處合募一勇士號曰老虎飲食供奉有加焉戰則老虎當先指揮調度合諸苗計之爲老虎者不知其幾千百也

綿竹　啞泉

關索嶺之半有伏魔大帝廟廟在高臺之上臺下有竹絕奇名曰綿竹俗曰旛竿竹園大如靑松僧云六七月方抽筍至來春二月方布葉時當九月筍已高四五尺外黃內綠尙未解籜也廟門外有啞泉昔孔明南征軍士誤飮此水皆啞後人封之以石今泉脈閉矣廟後有泉頗甘美謂之磨刀泉絕頂祀順忠王

俗稱小蜀王廟。廟貌甚偉。苗部俱畏威德。入廟者無不羅拜。

關索嶺考

世俗謂前將軍第三子曰關索。從諸葛丞相南征孟獲。威勛甚盛。沒而民思之。立廟于此。以其名名嶺。未考何代。敕封義勇英武威烈感應順忠王。考三國志。前將軍有二子。長曰平。次曰興。平與前將軍俱被害于臨沮。次興爲丞相所器重。任侍中。嘗監軍有令聞。無所謂第三子名索也。陳壽作三國志。深習蜀事。安有前將軍令子且有震世功而失其名者。甚至有丞相不察。投軍自効語。益屬不經。或曰。諸苗謂父爲索。猶言關父。猶岳忠武之稱岳爺爺也。然伏魔大帝與順忠王。鑿然兩廟並峙。則春秋之受羊豕享王號者。得非其次子名興者歟。興既爲丞相所器重。且監軍。則丞相有大征伐。或領護軍。建偉績。以震懾諸蠻。理或有之。謝肇淛滇略云。漢昭烈章武元年。以李恢爲庲降都督。隨丞相亮南征。大破蠻兵。功最多。封漢興侯。時左將軍之子索。亦有戰功。開山通道。常爲前鋒。未審所據何書。又諸葛元聲滇事紀略云。建興三年五月。武侯渡瀘水。進征益州。從征自趙雲、魏延外。如張翼、王平、句扶、及雲長少子關興、即關索。尤以驍勇前驅。多建奇功。觀此。則從前臆揣。若有符合。又考雲南通志。路南州北亦有關索嶺。以其險峻。必引之以索。而後能度。此又一說也。存之以備討論。

西流水

頂站即永寧州地。穹窿無極。去天不遠。山頂在雲霧中。濃陰成雨。終古不晴。秋月重裘。奇寒徹骨。州守林

華皖云此地水西流矣山勢崎嶇險惡站前後數十里驛騎倒斃甚多道傍僵臥臭穢逼人諸苗見之輒解所佩匕首割肉入懷喜動顏色

盤江鐵索橋

盤江水出烏蠻經七星關奔騰至黃土坡五里疾下東南至廣西泗州而入南海江廣三十餘丈水深無底左右石崖廉利如劍戟自昔濟此者用渡船行駭波中一不戒輒葬魚腹古法必樹栈于兩崖貫之以索憑索曳舟乃得橫渡所謂戕戛是也（戕戛卽牂牁）故遂以名江楊愼牂牁卽貴池地其江水迅疾難濟立兩杙于兩岸中以繩絙之舟人循繩而渡予過其地見盤江與崇安江皆然嘉隆以前俱用牂牁濟無有議建橋者天啓初水蘭酋叛滇黔道絕時有安普朱監軍道建議築橋以通滇先于兩岸築石墩高一十三丈有奇寬亦如之鎔鐵爲扣聯扣爲索索三百餘扣扣重十八九觔索凡三十緪貫兩岸石窟中索上橫鋪巨木葢以大板石猊水犀之屬爲橋鎮者悉備焉又以索末所餘十餘丈盤繞鞏固費金錢巨萬起工于崇禎元年正月落成于三年十一月此所謂鐵索橋也自流寇變亂僅存鐵索數條順治十七年督撫會題得請發帑重修飛梁架木狀若金闕弔橋康熙二年六月江水大漲橋復壞又請帑金重建旋修旋圮康熙七年十一月安順府知府李彭二人前後督工鼎建如十七年製而堅固高聳仍用舊索縈繞以防搖撼橋上起板屋以避風雨遙望空中樓閣橫亘江心惜無作圖以記之

貴西苗種

貴西苗九種種類各別大約垂髻垢面言語與黔人不同以青布帕裹髮高盤額前所佩匕首終其身未嘗解無絮布雖大寒亦止披破氈一片或犬羊之皮裹廣三尺許風從左至則披左肩風右至則披右肩或掩于胸或負于背皆視風所至居高山大箐中不產稻唯食苦蕎雜糧貪悍輕生跣足走險易于爲亂雖饑寒迫之亦由漢人欺其愚而侮之太過忿激而成也

曚瞎

黔中苗人稱天子爲京裏老皇帝稱大小官府皆曰皇帝其私稱官府則曰曚粵西稱官曰瞎稱官府之僕從皆曰老爺各衙門曰朝廷曚瞎之稱殆春秋一字之譏歟

衣服飲食

苗人多衣草衣婦人以筒布爲裙以荷葉包飯澗水澆而食之以蘆管漬酒飲之謂之竿兒酒呼坐爲歹戴平聲雞

打牙犵狫

苗種有打牙犵狫其至尊者用銀鏤鳩杖

流官　趕場

苗人呼漢官爲流官甚畏懼之呼上市爲趕場

苗錦　金星石　陽山茶　水銀　硃砂

黎平多苗錦。思南有金星石。斲研甚佳。陽山茶絕類松蘿。土產水銀硃砂。

歲臘

苗中歲臘。有以十月十一月者。迎春多扮故事。殊怪奇。俗用雞卜。吹蘆笙。賽神打鼓爲戲。

石花

黔靈山中。四月內石生花。如雲霞燦然。人多往觀之。

男女婚匹

女兒未配者。攜竿于野。男子未娶者。簪花爲號。每晚食後。打鼓聚會。謂之跳月。未婚匹者。任其淫奔。女人銀釵垂耳。以馬尾爲髻。

同年

安南至新興。所沿路多煤山。然所產不及京師。自關嶺至此。層累而上。絕無平地。凡巖壑左右。苗類甚繁。輿徒力役。皆苗也。每輿夫一名。父子兄弟皆隨之。互相更代。以均其勞。疾走若飛鳥。漢人戲稱之曰同年。則輾然色喜。不知其何所取義。聞呼踴躍也。

氣候

自平彝而上。過滇南省城。歷大理、永昌、騰越。地益高。氣益熱。四時草木不凋。花果皆先期一兩月或兩三月至期復有之。如桃李秋冬吐萼。臘月間花實並見。及春爛熳如故。諸草皆然。然邊城屬邑。瘴癘傷人。未

嘗不因氣熱之故有舒無斂也。余九月抵任。具詞致告關廟。見廟中蜀葵與木槿並開。以爲甚異。及至館舍。則薔薇木香錦葵等花俱發。是月抵省後。則建蘭水仙茉莉及紅梅桃李同時爛然。萬里之外。物候之奇。觸目驚心。類如斯矣。

青溪洞

由衙城入境五里有清溪洞。洞口廣延數丈。再上有臺。石乳下滴成柱。再入則燃炬而行。石床石几備焉。再入里許。旁有石縫。僅容一人。盤屈而升。天然有堂奧門戶。土人言尙有十餘里通紫泉洞。然幽祕杳冥。不可入矣。及出。見旁又有一洞。上有石鐘。鼓形。宇宙靈奇。無所不有。高山大川之間。若此洞者。又烏可勝紀哉。

毒泉碑

嵩明州塔山。其石自麓至頂。纍纍俱青鐵色。天台萬馬渡不及也。前行有毒泉碑。相傳有奇樹生于此。名曰白鶴香。每歲花時。各山毒蛇鴆鳥。皆集樹下。泉流其旁。人飲輒死。今樹已伐。行者猶相戒焉。

滇行紀程續抄

康熙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纘曾陛辭。赴雲南按察司任。由會同館起行。十年。正月朔旦。次河南永城。三日。次南宿州。憶辛卯年。纘曾以史官得請于朝。馳驛省親。道經於此。遇鳴鏑者十騎。白刃相向。急率厮養七人。彎弓力敵。遂殺賊三人。生擒其七。縛至州守迄今二十年矣。城東耆老。猶有侈談往事。顧而問焉者。追思曩昔。翻爲色變。

蕪湖北岸爲蟂磯。土人云。老蛟蟄焉。繁昌縣二十五里曰蟠子磯。磯上有城。梵宮修竹。鬱然秀麗。相傳明末時兵書阮大鋮屯兵拒左兵處也。

從馬當山二十里。過小孤山。小孤矗立江心。峯巒聳秀。右爲江西之彭澤。左爲江南之宿松。梵宮琳宇。長松古柏。錯雜相間。長江一奇景也。

黃州起行不數里。遙望對江赤壁。即東坡賦云。西望夏口、東望武昌者是也。武昌今武昌縣。非會城。夏口即今漢口也。查楚乘所載。赤壁鏖兵。在嘉魚以上。距黃州四百里。非黃州之赤壁。一曰黃州乃赤圻。非赤壁。未知孰是。

過應城百里。曰觀音崖。崖即京山之枝旗。巇足洞空。天然海屋。石浪波疊。僧人支架。度成佛殿。尙有餘巇。覆殿之外。西隅有樹一株。大百圍。生崖中。色幹與石無二。而其枝葉盤引洞外。還蔽殿宇。可數畝蔭。所

謂栘椰木也。殿外東隅有娑羅樹一株。亦大百圍。去娑羅二丈許。又有椰樹一株。大亦適等。其根幹輪囷離奇。細葉卷翠。不可名狀。山下石碑刻百丈泉三字。書法甚穠壯。旁款曰劉崙書。而其泉乃在山上。

安陸州葢明世宗潛邸。至今王城故址猶在。踐位後陞承天府。亦設輿都留守司。如鳳陽故事。南城雉堞樓閣。一準江陵云。按此郡故爲郢中。楚子自荆遷郢。乃僭王號。其國始大。傳稱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渡漢都郢以後事也。

漵江之西有莫愁村。盧家有女名莫愁。善歌舞。嘗被召入楚宮。詢土人。曰村在蔓草。莫識其處。

余過三尖山口百頃舖。崇岡陟降。屢屢見虎。夜望虎眼甚綠。一開一合。閃閃如燈。土人諱言虎。謂之山王。

自荆門出南城。有關一座。曰虎牢關。五里曰虎牙關。今廢。十五里曰新市舖。關廟巍然高峙。旁有磨刀石碑記。俗謂青龍偃月刀者留廟後。葢先主借荆州。漢壽亭侯以前將軍鎮其地。新市之野。則建立壁壘處也。

自荆州至澧州。分兩路。凡乘傳至江陵者。十月至三月。從東路公安縣接應而遞至澧州。四月至九月。從西路松滋縣接應而遞至澧州。此湖南更定郵制也。時當夏秋之交。由松滋行至蓮花蕩口。泛小漁舟。打兩槳入蓮花灣。盤繞數十折。總不出蒹葭菱芡中。舟人皆採菱以嬉。久之方出湖。方知此中別有洞天。

凡京師入滇者。由河南南陽府出新野入楚境。歷襄陽荆州而至常德。由秦晉山左入滇者。亦取道南陽

至常。由西蜀入滇者。陸路一出建昌衞。一出遵義府。若舟行。則下夔門、過江陵、而至常。由吳、楚、豫章、浙、閩入滇者。水路則溯長江、渡洞庭、而至常。陸路則取道漢口、歷京山、孝感、安陸、荆門而至常。唯百粵與滇黔接壤。或由黔省安籠。或由滇省廣南。俱可直達昆明。由水路出洞庭者。仍溯常而上。蓋常爲京省水陸必由之戶。故宦游賈客入滇黔者。多寓家于此云。

由常德水路至鎮遠者。於西門覓舟。大者曰辰船。容二十餘人。舟至辰沅而止。小者曰鰍船。容三四人。可泝五谿直達灘水。逆流牽挽。層累而上。計程僅一千二百里。然灘多石險。一月方達。且辰沅一路。不設遞運。故乘傳之使。從陸者居多焉。

由桃源縣西行二十里。卽進山。從此以往。高高下下。一路皆山矣。五里至白馬渡。溯流沿山而行。左瞰空江。右挾巉巖。卽道書所稱白馬浪光之天。渡江登嶺。折下平田。五里過桃川舖。渡小溪。折而南。過仙徑亭。乃入桃源山。山之陽有洞曰桃花洞。又曰秦人洞。攀磴而上。至洞口。石壁峭立。縱廣丈餘。洞外有瀑布千尺。掛絕壁而下。雖大旱不絕。瀉潭中。行里許。伏地不復見。又北行三里。與桃花溪合流。出大江。潭在洞門外。深不可測。循洞而下。有石橋橫跨兩山。俗謂之遇仙橋。其初駕石懸成。危傾欲墮。歷千百年不知所始。近世重修。竟失其舊。橋畔多產方竹虎鬚蒲黃精等藥。相傳洞門半闔半啓。近代有中丞郭某者來游。見一童子持香出迎。卽乘雲冉冉去。郭嘆曰。此仙境。宜祕。乃壘石扃之。今洞門如故。但有紅籠碧蘚。終古長封。陟山半。有桃川宮。萬壽觀。卽邑人黃洞源修眞處。有弟子爲辰谿瞿童。童仙去。洞源

東游茅山。復見童謂之曰。吾將蹈東海矣。次日亦羽化。今觀前有摩頂松。爲瞿童沖舉之樹。旁有煉丹臺。臺下有淪鼎池。皆其遺跡。桃川後臨大江之濱。曰桃花溪。斷岸千尺。靈風窅然。爲漁郎鼓棹處。稍上又有纜船舟。卽出大江。爲桃源後洞。洞有門。高不數尺。踞沅江之滸。今前後兩洞盡成孔道矣。或云漁郎卽黃道眞。後道成入仙。故此地又名靈仙之府。自陶彭澤桃源行後。唐王右丞劉賓客作桃源詩。皆云雲中雞犬。祕宇靈宅。皆以秦人洞爲仙窟矣。韓蘇又辨而非之。耳目之外。何所不有。並存於人間可也。

辰邑山溪最爲奇勝。自船溪至邑四十里。一望巉石林立。態色之妙。仿佛太湖靈壁車馬。都從石罅間行。或高如削壁。或砌如欄堵。或如馬馳虎踞。或如祥鸞奇鬼。或如樓閣。或如烟雲。種種駭嘆。居民皆藏石塢中。短竹週遭。時見烟升。從風卷散。似輞川圖中北垞意景。至如辰溪城垣四圍。俱石骨奇犖。謂之五城山。楚威王使將軍莊蹻定黔中至此。因山築城是也。城南一帶。則有石屋巉空。臨江數仞。與疾流奔響。互爲吐吞。尤出人耳目之外。

明制。萬歷中設偏沅衙門。以撫苗。半年駐沅州。半年駐偏橋。關爲黔楚重鎭。近爲言路建議。割湖南七府幷郴靖二州。設湖南巡撫。駐長沙。置藩臬。而偏沅遂廢。舊署之東舍有古柏。纓絡垂絲。翠色可挹。數百年物也。州治元妙觀中有唐明皇像。冶銅爲之。相傳天寶中上方所頒也。

倒馬坡之巔。曰武勝關。土名上馬營。五里穀子舖。十里西陽舖。十里至黃絲舖。設腰站。此地俗近苗蠻。女

德不戒而黃絲鋪爲尤斯夜郎之桑間濮上也。

貴州省城明初設貴州宣慰司。至隆慶中改貴陽府。環城九里七分。自南至北街道甚闊。市肆咸聚。從來談者皆謂滇南重地。而取道于黔中一綫。設黔省總爲通滇計。然明時二百年中。黔常多事。不及滇雲之盛。近則黔地漸安。荒蕪漸闢矣。

貴省城西隅有土著老人張姓。言宣慰司安氏向與流官中分而治。以城中十字街爲界。西屬宣慰。東屬流官。故府西一帶舊稱老苗城。天啓中。與守土臣不協。乃招水西酋長安堯臣陷龍里。攻省城。自天啓二年二月初七日叛圍。至十月初一督師張鶴鳴援兵至乃解圍。後朱燮元繼元始平。定議于舊城外聯築一城。謂之新城。以護城外居民。工竣于天啓四年。周九里三分。自孫可望由蜀出黔。乃大築省城。撤新城石爲之。新城乃毀廢。

安順府元爲習安州。明爲安順州。今陞府。城圍九里。闔市宮室皆宏敞壯麗。人家以白石爲墻壁。石片爲瓦。估人雲集。遠勝貴陽。昔嘗議立省會于此。因秤土輕重不及貴陽。故舍此從彼。今移提督駐此。以鎮盤江。附郭有普定衞。明初設普定軍民指揮使司。以襟帶三州。其權甚重。故今黔民但言普定而不知安順。威之所懾久矣。

馮時可滇南紀事云。滇中日月星辰。視他處較大。余至此。見太白一星。光芒輪廓。果覺有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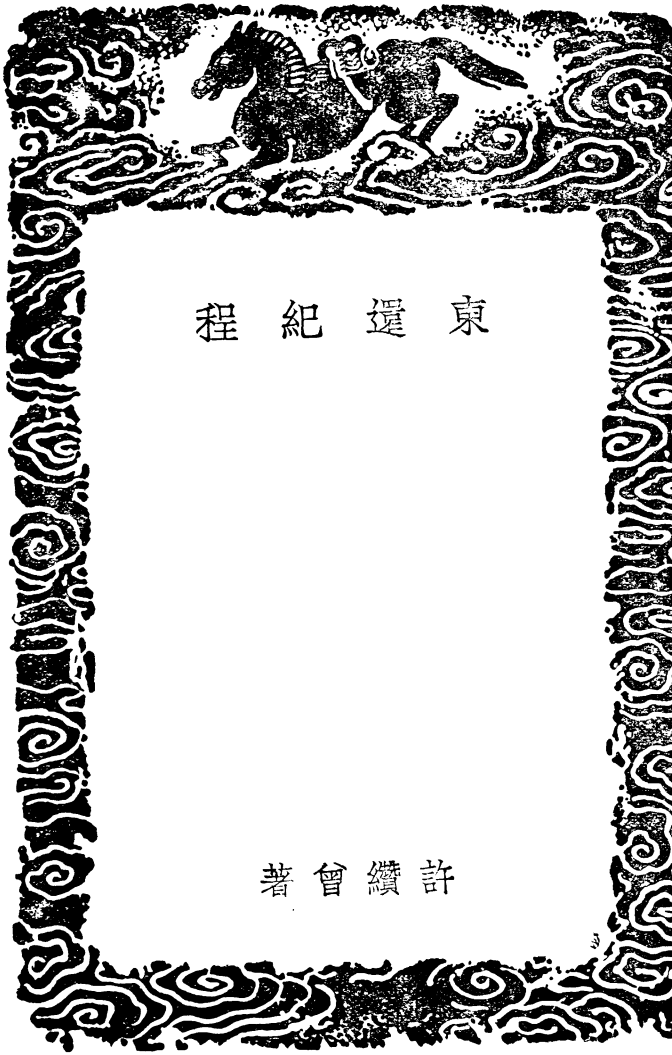
鐵索橋今爲入滇要路。然順治庚子入滇之師。從水西紆道潛度。初不由此橋。道旁有石壁。題曰在德。然

哉然哉。

由普安向沿山麓行。少頃卽上雲南坡。險仄迫遞。將及顛。名龍擺尾者。險絕難行。凡六十丈。又最上爲江滄口。始陟頂。此處斷崖成徑。峻滑不可支足。過一小庵。又西上爲避陰坡。凡此三險。總曰雲南坡。又三十五里至大坡。十里娥娜坡。此二坡亦高而長。又十里至亦資孔。其舖家之婦。常壚招客。其爲桑間濮上。猶黃絲舖也。又四十里上坡。乃入滇境。上有石龍古寺。今廢。但存觀音院及關聖殿。左右有兩坊。一曰滇南勝境。一曰彩徹雲衢。

計江南鎭江府逆流而上。歷全楚。泝沅江。至鎭遠。水勢如建瓴。則黔省已在最高處。又從鎭遠至滇南。所過萬山。皆拾級而上。間有下坡。然較之上坂十不及二三。及至平彝。望貴州如在釜底。向之所歷諸峯、參天蔽日者。皆俯而視之。則滇之高更不待言矣。

夜觀北斗。訝其甚低。今考北京北極出地四十度。江南北極出地三十二度。雲南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則北斗之低也宜矣。地高則風勁。故曰貴州無日不雨。雲南無日不風。風多揚沙拔木。然風每從西南來。尙未解其故。謹識之以問識者。



東還紀程

許纘曾著

本館據龍威祕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東還紀程

清　許纘曾著

分水崖

滇洱海葉榆水一名西洱河東岸有分水崖儼如斧劃漁人謂自崖下分水爲兩界南爲河北爲海鹹淡不類河魚不入海海魚不入河游至此則返魚族類頗多視他水所出更美冬鯽甲于諸郡魏武帝四時食製曰滇池鯽魚至冬極美海首有石穴八九月產油魚人謂水鹹故肥河尾產細鱗魚皆魚族之至美八月望夜洱海正中有珊瑚樹出海面漁人往往見之世傳海中獻寶內典云珊瑚撐月此世外事不可以意見度其有無也冬月海風水面起火高數丈莫知其故易象曰澤中有火革海賦云陰火潛然豈其事歟

金蝦蟆

雲南永寧州城外有曹溪寺殿左右各有一泉西泉稍大水從地底湧出東泉止闊七八尺長丈餘深不及尺有小龍王祠泉口鑿龍頭泉從龍口瀆出潮至則水湧過龍首溢流注每日或三次謂之聖水三潮然亦有日不至或一二至者水中有金蝦蟆時時出游過客見之以爲佳瑞寺對河有湯泉楊用修題爲天下第一溫泉也

信天翁

信天翁。水鳥也。食魚而不能捕魚。日夕立水次。俟魚鷹所得偶墮者。拾而食之。藍廷瑞詩云。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

六月廿四年節

雲南馬龍州。六月廿四爲年節。是晚婦女俱豔粧。燃炬照屋。謂之照歲。熾燼如同白日。大家小戶。俱盛陳酒饌。合家歡樂。名爲過年。

黔中溪洞

登鎮遠府東山。歷中和洞、青龍洞。及樓閣諸名勝。兩大洞俱在山顛。其曲穴交穿。不減飛來峯。中和又名中元。洞內祀大士。山在城內。下洄長流。高架虹橋。城分兩岸。離鎮遠三十餘里。有華嚴洞。天然石洞。冰乳倒垂。曲折約深五六丈。內有天生大士。及羅漢獅象形狀。洞臨道旁。觀者燃薪而入。離偏橋三十里。有飛雲巖。巖臨道旁。似洞非洞。其石勢倒垂。宛若萬疊碧雲。舒卷風前。飛騰可愛。巖前峙怪石數峯。峯頭架小亭一二。山下清流俯長橋。橋邊卽月潭古刹也。去清平縣十里許。有雲溪洞。土人號大峯洞。洞深闊約數丈。旁穿小穴甚多。明朗可觀。再委蛇而入。深約八九里。燃薪秉燭方能入。然亦止行里許。其六七里。卽一泓水雲洞天矣。白水河。在鎮寧城南。懸崖飛瀑數十仞。雲霧塞其下。眞大觀也。再過雞弓背。關索嶺山勢上下相逢。周百餘里。山頂有關索廟。予前有關索嶺考。今碑碣尙存。普安州鸚哥嘴。石徑峻窄。下臨深澗。再過軟橋哨高峻。盤登約三十餘里。中有斷澗。澗瀉長流。虹背跨其上。又至狗腸坡。半山盤折。約二十里。

黨壁山在城西南。普安卽古夜郎地也。

餓鬼洞　惡灘

黔中灘洞險惡者極多。而餓鬼洞灘水尤大險惡。浪與舟相觸。滾滾直入艙中。多方掩拒。衣被鮮不淋漓矣。惡灘更惡之甚也。灘長里許。浪大而石險。舟行少不戒。輒破碎淪溺。

號石　蝎子花

黔省山鎪有號石山谷。多蝎子花。

千卷書

由平溪行。江右一帶石質如疊雪。每石不下幾千層。方如書帙。高高下下。狀若充棟。沿江不一而足。俗名其地曰千卷書。

藏書室

辰溪縣左岸稍西。有巨石。外貌雄渾。而虛其中。曰鐘鼓洞。洞中有藏書室。相傳穆天子藏書處。正統中。樵父入石室。見書報縣。縣令往取之。書皆隨風飄滅無存。邑中有大酉山。爲穆天子藏書處。而沅陵之小酉。亦稱藏異書處。一曰小酉卽大酉之後門。然實無據。

沉香船

楠木洞稍前。絕壁之上。石縫中有船。長可八尺許。俗稱仙人所留沉香船也。古人置船于百尺之上。峭壁

之中。此意殊不可解。以愚見測之。前從軍西蜀時。見攻洞者。洞口在懸崖。崖上廣而下削。無策可登。乃製小船。繫以巨索。從崖頂縋而下。與洞相對。乃破之。此地石崖搆木。比比而是。若非當年建屋之船。即後來破屋之船也。今瀘邑亦有牀機。巖巖孔中置一牀一機。牀與機亦載人之具也。請以質之識者。

沉香棺

常德倒水巖仙蛻石。石皆壁立水濱。透迤高廣。上鑿石竇者十。下臨絕壑。內一竇。中藏木櫝五。舊傳爲沉香棺。土人云。水漲時。健兒引絙而上。棺朽。遺蛻尚存。舟人戲以竿撩之。雷輒怒擊。亦未知何代所留。曩從軍夔門時。有風箱峽者。數仞絕壁。中疊置木匣。如風箱者甚多。仰望色如朽木。較棺形則小。其景象頗相類也。

武陵娘子　高唐神女

辰、常之間。人多尚鬼。祭必巫覡。如離騷所載九歌名號。稱神稱鬼。不一而足。所謂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故祀典所不載。而廟貌翼然者。比比而是。如盞山廟。祀越相。而山畔復有武陵娘子祠。云乃大夫之妻。載在府乘。得非謂蘇臺歌舞。沼吳有功。當日黃金鑄像。兼及若耶。丰度耶。大抵千百年後。傳信者少。傳訛者多。如巫山神女廟。今古相傳。盡以爲襄王香豔事。其始也。本于高唐託賦。後世文人墨客。遂從而膾炙之。憶昔分潘西蜀時。親履其地。于荒烟蔓草中。得碑文一通。所謂神女者。乃大禹導江至此。江流不行。神女（疑是所傳九天玄女。）授禹玉篆靈符。及治水六臣。江水乃流。彷彿如桐柏山導淮鎮支祈故事。明時有都御史某巡撫

四川奏毀淫祠神女亦在毀中有川東道某者執典籍以爭之乃復立祠兵燹之後僅存基址然靈爽威嚴赫赫猶在詳載蜀遊筆記

丹砂井

常德郡北百步有丹砂井其泉色赤武陵廖氏譜云廖平以丹砂二千斛置所居井中飲是水以祈延齡抱朴子曰余祖鴻臚令臨沅云此縣有民家世壽考後徙去子孫多夭他人居其故宅復奕世壽考由是疑其宅井水殊赤掘得所埋丹砂數十斛去其井數尺皆丹砂汁因泉入井又云此海蟾翁煉丹處有仙人黃泰常以丹砂置井中病者取水服之輒愈井旁舊有耆壽坊後人爲府第

善卷山

善卷山堯時善卷讓位避居于此今孤峯絕頂有善卷先生古壇及楚望、臨睥、仰止、三古亭旁有白龍井傳有白龍蟠伏于其內與山下潭水相通一名枉山其下爲枉渚卽楚詞所稱朝發枉渚夕宿辰陽者也枉渚爲善卷先生釣灣其村亦曰善卷村山容聳秀曲渚依流令人有出塵之想沅江至此如一砥柱過此則百里平疇直趨洞庭矣

茉莉夫人

善卷山之東半里有大石在竹林中曰茉莉夫人鬼磨傳稱宣鑑和尙德山參證時夫人以磨磨麪供養大衆其說甚迂誕郡乘及袁中郎集皆載之查茉莉夫人無考或云卽諸天中有摩利天所稱鬼子母者

或云張三丰集有茉莉元君疑即夫人未知孰是

白泥窖　楠木神

洞庭湖白泥窖長十餘里湖水淺不及尺舟行須水尺五不得已盪舟膠泥中螺蚌碎石與艙板相軋聲刺刺不休適以風猛甚瞬息而過舟人以爲此乃神窖非風不行數里之地水涸時人力推挽行一二日者有之篙頭皆綴橫木形如卜字其銳者一入膠泥不能復出過此即入楠木窖洞庭夾未至夾數里四天陰霾舟行黑風濁浪中舟子驚相耳語剪牲焚楮色甚匆遽初不解其故少頃見神木直逼舟旁不及一丈而返遙望課船遇之船破賴賈筏得救舟子色稍定乃曰此楠木神每遇暴風晝晦輒出游湖中神首色沉綠如螺髻往來于神木窖之前後左右終古如斯故稱神木云

海水中高

數年前楠諸大夫之後議築海堤遂得觀于海海水中高而四垂潮來時有黑氣如烟雲者與水相屬先水而至乃憶摩詰潮來天地青一語非奇句乃眞境也然海水中高之故未得其理以爲視遠當如此耳乃過洞庭四望湖水亦復如是始悟地包于天則其體圓圓則山河藪澤亦隨之而圓所謂中高而四垂者地勢如斯水者天地中之五行耳有不爲一氣之所旋轉耶向謂水勢平流者特未嘗于數百里平闊處觀其大勢耳或曰地體之圓因何而驗曰試觀各省太陽出地時刻分杪遠近不同其理顯然先儒言之詳矣

君山蜃樓

岳州太守包元辰曰。康熙九年庚戌。五月十八日。洞庭君山側。見蜃氣。有樓閣、旗旛、人物、牛犢。無一不備。觀者傾國。食頃者再乃散。因著君山蜃樓行。

鐵牛　鐵柮

岳州城門左側。有鐵牛一。蹲踞西望。而張其口。若有呑湖之意。想亦五行尅制之理。與滇省銅牛制水之義同。門外砂磧中。置鐵柮五。其一較小。不知起于何代。俗稱鐵枷。長八九尺。廣五尺餘。厚尺許。度其輕重。每一柮不下萬觔。形如叉字。其交叉處。廣二尺。中有圓竅。徑一尺。每叉平分四端。端廣尺許。其兩端復有兩竅。大如桮。製度甚工。其一小柮。交叉處無大竅。而旁有小竅四。竟不知何用。強名之曰柮耳。或以爲厭勝辟蛟蜃之類。庶乎近之。不然。得非繫舟之具。古人所以備風濤者耶。

黃花地　悶頭花

由漢江陸路。沿江東北行。時值二月。黃花爛漫。千頃一色。土人謂之黃花地。唯漢上有之。他處所罕見也。渡滠口。滠水冬溫。至黃濟鋪。平岡嫩綠。川原如繡。陌上遍生紫花。自根至顛。純花少葉。色如江南諸葛菜、桔梗花。妖冶悅目。數百里內皆有之。是人呼爲悶頭花。近之輒頭悶不止。相戒以爲不可嚮邇。吳人呼爲老鼠花。花幹皆入藥。春月採而藏之。一物之微。而美處異俗。去取相懸。竟至于此。

前川

由黃陂出大南門行。距城百餘步。爲二程先生祠。伊川先生實生于此。祠前濠水曰前川。卽傍花隨柳處也。祠內有聰明池。蛙不鳴。蚊不鼓。旱不涸。後掘土得石龜一。上有八卦。或攜之去。遂不驗。

柏子塔

麻城九龍山柏子塔。唐德宗四年建。塔九級。覆以鐵鏤。鏤旁一柏。盤根而生。每立秋日午。塔無影。

罔始蜃氣

罔始大山舖爲吳豫分界。卽古寢邱也。其山又名大別山。又名安陽山。唐兵平蔡。嘗屯其上。上有白龍池。嘗有蜃氣。成人馬樓閣狀。禱雨輒應。大山以東屬霍邱矣。

優曇花

安寧州溫泉之側。有優曇樹一株。高數丈。六花碧葉。相傳西域移來。不知幾千百年矣。居人折其枝。百計插之。終無萌蘖。余采柔條數枝。植小盎中。未幾。一株忽苗。數月枝葉宛然。土人以爲異。自滇攜歸。登陟數千里。歷冰雪。餐風雨者。五閱月。竟無恙。喜而記之。

滇南在南交。昧谷之交。唐虞時實通中國。夏商周屬徼外。爲西南隅。莫之地。戰國時。莊蹻略地至滇池。因王其地。號滇國。秦通五尺道置吏。漢武以後。乃稱益州。其間山川磅礴。神異挺生。志乘所載。詳哉言之矣。若夫英靈之氣。散爲百卉。如滇茶之種。七十有二。扶桑五色。豔同霞綺。以及奇花異植。未經見過。筆不勝紀。最後則聞大理府。有和山花云。大理負山臨海。山爲靈鷲。水爲西洱。昔阿育王始封之地。以故釋迦說

法大士化身靈跡詭異莫可殫述靈鷲之旁爲和山是曰上關樹生和山之麓高六七丈其幹似桂其花白每花十二瓣以應十二月遇閏則多一瓣佛日盛開異香芬馥非凡花臭味中出一蕊如稗穗俗以爲仙人遺種余駐跡會城昆明距葉榆千里非公事不得往逮大理諸司有赴省投謁者問之則曰十年前主僧惡人剝啄佯置火樹下今成灰燼矣余爲之惘然居無何閱雲南府志載優曇花在城中土主廟內高二十丈枝葉叢茂每歲四月花開如蓮有十二瓣閏歲則多一瓣占花多少以卜歲亦名娑羅樹昔蒙氏樂誠魁時有精僧菩提巴波自天竺至以所攜念珠分其一手植之余恍然曰是與和山花何以異哉洱海之俗特未知其眞名爾急使人至土主廟則久沒兵燹中廟亦新構非舊宇久之安寧州太守至盛稱州城之北有溫泉爲海內第一隔岸爲曹溪寺寺中有曇花樹來自西域滇省惟此一株更無其二余考謝肇淛滇略曰安寧過泉西岸有寺曰曹溪其中有曇花樹一株相傳自西域來者扶疎丈尺綠葉白花移蘗他種終不復活合之州守之說相符余乃謂守曰安寧之優曇大理之和山土主廟之娑羅樹其花同其色同其枝幹亦同特因其地而異其名耳今和山土主廟二本不可復見安寧一株無異魯靈光矣壬子夏四月值曇花盛開州守乃馳使折一枝以贈其花葉枝幹合之載乘果無異也余笑謂守曰志稱移蘗他處終不復活果如是則西方祇樹不復傳于人間矣夫草木無知之物也然靈根異卉未嘗不與善氣相迎子官州牧一塵不染我爲士師終朝脫粟其清虛沖澹之氣與世初無迎合與優曇未必無善緣子始爲我栽之太守曰諾乃採柔條百枝遍插于大樹之旁三月後太守械書報余曰一枝已萌蘗

矣。余喜甚。乃移置盆盎中。碧葉爛然。一根五幹。土人驚相詫訝。以爲奇瑞。冬十一月。余得請還里。遂舁之以歸。犯冰雪。歷水陸者五閱月。始抵里。枝幹消凋落。乃易而盎植之。今年春。虬苗怒生。至夏五六。長三尺。虬枝翠色。已具扶疎之狀。余喜西來異種。無心得植。且萬里相隨。霜雪不改。似與余有善緣也者。故援筆記之。

東還紀程續抄

未至沅州二里有仙人塘江左石壁森秀竹樹青蔥壁上題四字似古文篆籀云是仙人所題人莫有識者

沅州西南五十里爲龍標城卽唐詩人王昌齡爲尉地也卽入夜郎境蓋夜郎甚廣由沅至黔皆其地也由黔陽六十里至洪江乃鎭遠常德適中之地五方雜處井陌成行賈船至此辦買梳纜口糧俱爲少憩過辰溪縣二十里浦市人烟稠密雞犬相聞榜人估客俱停舟貿易舟人曰從此而下好山好水應接不暇矣又十里白崖稍下有石壁一帶峭立江右其最高石鐫中多架木爲屋參差點綴舟行仰望縹緲若神仙之居不知其何從搆屋又何從出入相傳鼎革時人民避兵之地數里上下皆有之

楠木洞負山臨水攀援甚艱洞門有大石若屏障而虛其左側以通出入相傳昔時避兵其中者萬計後失火自焚鮮有免者舟稍前見絕壁之上石縫中有船長可八尺許俗稱仙人所留沉香船也洞左有山形如臥馬首尾宛然昔時鄉人相驚謂馬口食禾遂擊破其口今駁落過半矣

響水崖石壁連亘宛然城郭泉水出其下其橋洞層次方圓平直無一不與人工相肖壁間有鐫卽構木爲房以補之明窗逢戶危梁飛棟無異靈山貝宇海上瓊樓停橈仰眺不覺徘徊久之

古稱五溪者皆隸辰境爲辰陽眉目西溪、橫溪、武溪、辰溪、雄溪是也西溪在郡西北二十里小酉山山下

石穴。卽小酉妙華洞。穆天子藏異書處。溪水出焉。合北江而入沅。橘溪卽明溪。在郡西北一百里。武溪古作潕溪。在瀘溪縣西一百五十里。辰溪考縣志云。辰溪源出龍門山。歷獨母水。北入辰水。辰水又經縣北。合流縣前之沅水。則辰溪與辰水。早從辰溪縣入沅矣。又考沅陵縣志云。辰水在沅陵縣城東一里。流入沅水。豈辰水在沅陵。不從下流入沅。復逆流一百四十里。會辰溪之水。然後入沅耶。存之以備參考。雄溪源出黎平。至洪江入沅。而辰志不載原委。蓋五溪之水。皆入沅江。故橘溪之下十里。曰會溪。取五溪相會之義云。

顧開雍云。黔中郡五溪。辰志闕雄溪不敍。今考靖之會同本。黔中故地所屬。洪江承黎平下流。其爲雄溪故在焉。辰人以非其所轄軼之。謬已。

再考沅江一水。爲今滇黔孔道。常德舊志云。源出牂牁。辰志云。源出播州。有議其未確者。且不注經行會合之地。則源委難稽。近考常德新志云。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爲旁溝水。又東至鎭城縣。爲沅水。（漢鎭城。今黔陽縣。）出諸葛洞。下鎭遠府爲潕水。（又非潕溪。始通舟流。平溪與思州水合。經洪江。過沅州。與黎平水合。（潕水過黔陽城下。與渠水大江合。其流始大。）又過江口。與溆水合。又過辰溪。與錦水合。（卽辰陽江水。）東至瀘溪。及辰州。與酉水合。又東下壺頭。經怡望。過常德府城南。東注龍陽。與滄浪水合。有漸水。一名澹水。出漢壽。

（以上述水經文。其支從黃平州。由牂牁分支。其說未詳。）

顧開雍曰。考鎭沅以下。潕、沅二水。桑欽氏言。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爲旁溝水。至鎭城爲沅水。而酈道元

又言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無水卽灕水無陽卽鐔城桑泝始言沅酈析流言無口而皆出于且蘭總一水也不猶濟瀆出王屋山伏名沇見名濟乎或謂其文從黃平州者抑末矣

桃源後洞巨石蹲踞江濟洞門當其中雙扉宛然終古長扃稍前卽桃花溪纜船洲爲漁郎鼓棹處繞行三里可至前洞按淵明記云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無所謂前後洞也且後洞在大江之濱戰國時楚師入滇以來又爲通衢與林盡水源之義不甚相似或好事者爲之耳記又云既出處處誌之後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後遂無問津者則不獨後洞之說杳然難稽卽今所謂前洞也者亦未詳何代何人於漁郎迷路之後復表而出之遂致今古名賢詩文盈帙然其地山溪草木自非尋常境界故黃洞源瞿柏庭崔婆張虛白輩接踵而出又宋史載建炎初桃花洞大水浮出一石其文曰無爲大道天知人情無爲窈冥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讀之高古簡奧必非西漢以下文字由此觀之避秦人也近于仙矣

未至常德府十里青泥灣岸有英佑侯廟皆先年商民建立以祀蕭公晏公二神皆江西臨江人生有奇相歿後著靈江湖相傳蕭爲水府靈通英佑侯晏爲平浪侯而華容邑乘又稱晏爲近代人有功江淮間元時封都督今楚中江右舟行者崇祀蕭晏如黃河之祀金龍四大王一入蜀江則舟人報賽者又崇祀張楓侯矣

洞庭夾以東。即湖之中央。沐日浴月。吞江吐霧。蓋合九江之水。統數千里溪洞諸流。匯爲巨浸。范記稱朝暉夕陰。氣象萬千。已得其梗概。而孟襄陽之涵虛混太清。杜少陵之乾坤日夜浮二語。可謂洗盡塵滓。形容入妙矣。

九江者。沅、漸、西、溆、辰、沅、澧、資、湘、禹貢所謂九江孔殷者是也。夏秋水漲時。方八九百里。徑三百餘里。自牛皮灘至洞庭夾。皆與湖水相連。一望汪洋浩淼。無際冬春水涸。乃識某洲某墅。僅擇水淺處泊舟。非能藏舟于壑也。

布袋口之名。不知起於何時。蓋洞庭一湖。合九江五渚之水。奔趨于此。稍下則三湘之水。率西南一帶支流。匯爲東湖。西向入口。與九江水合流過州。至城陵磯。入于泯江。實有括囊之象。其名俚。其義確也。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楚辭所謂湘君湘夫人也。宋元豐間。祈禱輒應。封其神爲淵德侯。韓退之亦曰。黃陵廟以祀堯二女。舜二妃。始皇南游至湘山。遇風幾不得渡。問湘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妃。始皇怒赭其山。合此數端而論。則洞庭神似娥皇女英矣。而虞初志載洞庭君少女。初與涇陽幼子爲妻。繼嫁儒生柳毅。則洞庭君者。洞庭神也。而近世復有柳侯爲神之說。今之司水部。受羊豕。顏如渥赭。以手加額而立者。志乘祀典。皆不詳其原委。王逸注九歌云。湘君水神。湘夫人乃二妃。未悉何據。并存之以備參考。

新隄爲魚米積聚之地。沿江廬舍綿亘十五里。有小江通沙湖。上下洪湖。及沔陽、仙桃、荊州、安陸諸路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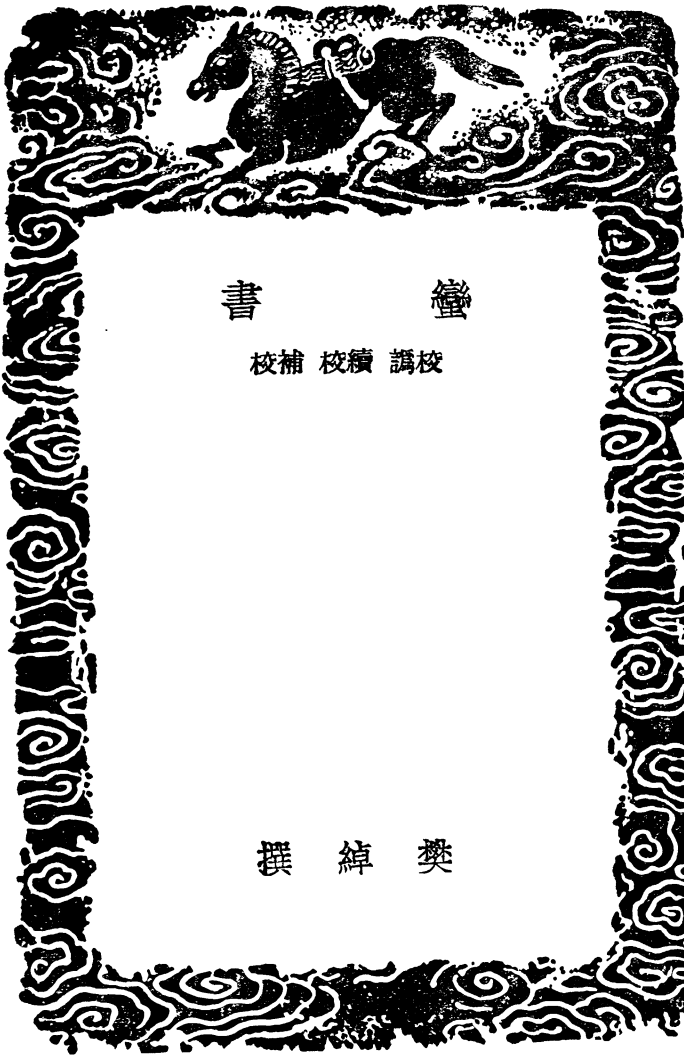
旅雲集井陌成行。余過時近元夜。老稺少壯。各鬬龍燈於江濆。金鼓喧闐。歌呼竟夜。豐亨之象。可想見焉。

漢口南數里。漢陽府治。東渡江。卽武昌府治。十里之內。置郡者二。蓋上當滇、黔、秦、蜀之衝。下控左右兩江之要。故特於此嚴鎭論焉。

商城。古高陽氏封子庭堅於此。漢成帝綏和元年。封殷後孔佶爲紹嘉侯。平帝時。改爲宋公。今郭西北二里許。有商王墓。疑卽宋公墓。至道中。避帝諱。改殷爲商。故曰商城。楚相孫叔敖埋蛇之地也。

周封周公子伯齡於蔣。戰國屬楚。莊王以其地。封孫叔敖之子僑。是爲寢邱。光武時改爲固始縣。蔣與寢邱。卽其地也。邑治雖彈丸。然流寇播亂時。獨免屠戮。故稱繁庶焉。

淮水從桐柏縣大復山東過信陽。又東過潁川之褒信。汝水自東北來入焉。又東過壽春。淝水自東北來入焉。又東過懷遠。由荊山塗山之中。歷臨淮、五河、盱眙、而匯爲洪澤湖。出清河口入河。孟子曰。排淮、泗而注之江。與今之淮河迥異。蓋舊淮故道。傳聞從盱眙出周家閘。過高梁澗、寶應湖。至清水潭。由芒稻河入江。自宋元以來。築高家堰。導淮出清河口。故道久堙。蓋欲借淮流。以距黃河之水。使遵北岸而引淮水清流。灌入南岸之天妃閘。則淮、揚運道。濁河不得入。永無積沙之虞。且淮、黃合流。攝沙而行。入海之勢益迅。則海口無淤滯之患。今則河水入淮。淮水不得出天妃口內。河水灌注。清流變成濁流。而安東一帶。又分其東注之勢。至今五險雲梯。入海正道。淤沙漸高。宜乎衝潰屢告也。



蠻書

校補 校續 譌校

樊綽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聚珍版叢書琳琅祕室叢書漸西村舍叢刊皆收有此書琳琅本依聚珍本重刻加有校勘故據以排印

蠻書目錄

卷一
雲南界內途程第一
卷二
山川江源第二
卷三
六詔第三
卷四
名類第四
卷五
六險第五
卷六
雲南城鎮第六
卷七

雲南管內物產第七
卷八
蠻夷風俗第八
卷九
南蠻條教第九
卷十
南蠻疆界接連諸番夷國名第十

臣等謹案蠻書十卷唐安南從事樊綽撰新唐書藝文志著於錄宋史藝文志則有綽所撰雲南志十卷而不稱蠻書永樂大典又題作雲南史記名目錯異今考司馬光通鑑考異程大昌禹貢圖蔡沈書集傳所引蠻書之文並與是編相同則新唐書志爲可信惟志稱綽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蔡襲從事而通鑑載襲實官安南經略使與綽所記較合是新書亦失考也綽成此書在懿宗咸通初書中多自稱臣又稱錄六詔始末纂成十卷於安南郡州江口附張守忠進獻蓋當時嘗以奏御者交州境接南詔綽爲幕僚親見蠻事故於六詔種族風俗山川道里及前後措置始末撰次極詳實輿志中最古之本宋祁作新史南蠻傳司馬光通鑑載南詔事多採用之程大昌等復引所述蘭滄江以證華陽黑水之說蓋宋時甚重其書而自明以來流傳遂絕雖以博雅如楊

愼亦稱綽所撰爲有錄無書則其亡軼固已久矣今此本因錄入永樂大典僅存而文字已多斷爛不可讀又世無別本可校謹以諸書參考旁證正其訛誤而姑闕其不可通者各加案語疏於下方釐爲十卷仍依新唐書志題曰釋書從其朔也乾隆三十九年三月恭校上

蠻書卷第一

唐樊綽撰

雲南界內途程第一

安寧城。後漢元鼎二年。伏波將軍馬援。立銅柱。定疆界之所。案馬援定交阯爲後漢光武帝建武十九年事。元鼎乃西漢武帝紀年。後漢並無此號。蓋樊綽失於攷據之誤。去交阯城池四十八日程。漢時城壁尚存。碑銘並在。苴咩音斜。下音差切。城從安南府城至蠻王見坐苴咩城。水陸五十二日程。只計日。無里數。從安南上水。至峰州。南日至。登州兩日至。忠誠州三日至。多利州兩日至。奇富州兩日至。甘棠州兩日至。下步三日至。黎武貢柵四日至。賈勇步五日已上二十五日程。並是水路。大中初。悉屬安南管係。其刺史。並委首領勾當。大中八年。經略使苛暴。川洞離心。疆內首領。旋破蠻賊誘引。數處陷在賊中。從賈勇步登陸。至矣符管一日。從矣符管至曲烏館一日。至思下館一日。至沙隻館一日。至南場館一日。至曲江館一日。至通海城一日。至江川縣一日。至進寧館一日。至鄯闡柘東城一日。案柘東舊唐書及通鑑俱作拓東。胡三省云。開拓東境也。新唐書作柘。从木與此同。從柘東節度城。至甯寔館一日。安甯館。本是漢寧郡城也。從安寧城。至龍和館一日。至沙雌館一日。至曲館一日。至沙卻館一日。至求贈館一日。至雲南驛一日。至波大驛一日。至白嚴驛一日。至龍尾城一日。李謐伐蠻。於龍尾城。誤陷軍二十萬衆。今爲萬人塚。至陽案陽新唐書作羊。苴咩城一日。蠻王從太和城移在苴咩城。案蠻王至咩城十一字。原本誤入正

文今改正自西川成都府至雲南蠻王府州縣館驛江嶺開塞並里數計二千七百二十里

從府城至雙流縣二江驛四十里至蜀州新津縣三江驛四十里至延貢驛四十里至臨邛驛四十里至順城驛五十里至雅州百丈驛四十里至名山縣順陽驛四十里至嚴道縣延化驛四十里從延化驛六十里至管長貲關從奉義驛至雅州界榮經縣南道驛七十五里至漢昌六十里案此句上有脫文屬雅州城名葛店至皮店三十里至黎州潘倉驛五十里至黎武城六十里至白土驛三十五里過漢源縣十里至通望縣本筰驛四十里去大渡十里至望星驛四十五里至清溪關五十里至大定城六十里至達士驛五十里黎雅二州分界至新安城三十里至菁口驛六十里至榮水驛八十里至初裏驛三十五里至臺登城平樂驛四十里古縣今廢至蘇祁驛四十里古縣至邛州三阜城四十里州城在三阜山上至沙也城八十里故邛州大和年移在臺登至儉浪驛八十里至俄淮嶺七十里下此嶺入雲南界已上三十二驛計一千八百八十里案上文惟三十驛計一千四百九十五里與此數不符並屬西川管差官人將軍專知驛務

雲南蠻界從邛州俄淮嶺七十里至菁口驛三十里至茫驛六十里至會川鎮差蠻三人充鎮五十五里至目集館七十里至會川有蠻充刺史稱會川都督從目集驛至河子鎮七十里瀘江乘皮船渡瀘水從河子鎮至末柵館五十里至伽毗館七十里至清渠鋪八十里渡繩橋雲南行記云渠桑驛至藏傍館七十四里至陽褒館六十里過大嶺險峻極從陽褒至弄棟城七十里本是姚州舊屬西川天寶九載爲姚州都督張乾案乾唐書作虔陀附蠻所陷從弄棟城至外彌蕩八十里從外彌蕩至求贈館案此句下有脫文至雲南城七十里至

波大驛四十里。至渠藍趙館四十里。至龍尾城三十里。從龍尾城至陽苴咩城五十里。以上一十九驛。計一千五十四里。案十九驛共計一千六十九里。與此數亦不符。

南蠻因姚州之後屬蠻管係。從邕州路至蠻苴咩城。從黔州路至蠻苴咩城。兩地途程。臣未諳委。伏乞下堂帖。令分析。緣南蠻姦猾。攻刼在心。田桑之餘。便習鬬敵。若不四面征戰。凶惡難悛。所以錄其城鎮川原。塵蹟宸扆。或冀破其蟻聚之衆。永清羌虜之夷。臣披瀝懇忱。無任隕越之至。案此條乃附載陳說之詞。如後世著書之案語。原本誤連正文。遂令文義格碍。今低一格以別之。後倣此。

從石門外出魯望昆川。至雲南。謂之北路。黎州清溪關出邛部。過會通。至雲南。謂之南路。從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門。上有隋初刊記處。云開皇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兼法曹黃榮領始、益二州石匠。鑿石四孔。各深一丈。造偏梁橋閣。通越析州、津州。蓋史萬歲南征。出于此也。越析州今西河。河東一日程。越析州諮長故地也。津州未詳其處。天寶中鮮于仲通。南溪下兵。亦是此路。後遂閉絕。僅五十年來。貞元十年。南詔立功歸化。朝廷發使册命。而邛部舊路。方有兆吐蕃請鈔隔關。其年七月。西川節度韋皐。乃遣巡官監察御史馬益。閉石門路。量行館。石門東崖石壁。直上萬仞。下臨朱提江流。又下入地中數百尺。惟聞水聲。人不可到。西崖亦是石壁。傍崖亦有閣路。橫闊一步。斜亘三十餘里。半壁架空。欹危虛險。其安梁石孔。卽隋朝所鑿也。閣外至夔嶺七日程。直經朱提江。下上躋攀。偪身側足。又有黃蠅、飛蛭、毒蛇、短狐、沙虱之類。石門外第三程。至牛頭山。山有諸葛古城館。臨水。名馬安渡。上源從阿等路部落。遶蒙夔山。又東折與朱提江合。

第五程至生蠻阿部落。第七程至蒙巂嶺。嶺當大漏天。直上二十里。積陰凝閉。晝夜不分。從此嶺頭南下八九里。青松白草。川路漸平。第九程至魯望。即蠻漢兩界。舊曲靖之地也。曲州、靖州、廢城及邱墓碑闕皆在。依山有阿竿路部落。過魯望第七程。至竹子嶺。嶺東有暴蠻部落。嶺西有盧鹿蠻部落。第六程至生蠻磨彌殿部落。此等部落。皆東爨烏蠻也。男則髮髻。女則散髮。見人無禮節拜跪。三譯四譯。乃與華通。大部落則有鬼主百家。二百牛馬。（案此句未詳。）無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第九程至制長館。于是始有門閣廨宇。迎候供養之禮。皆漢地。凡從魯望行十二程。方始到柘東。

黎州南一百三十里。有清溪峽。乾元二年置關。關外三十里。即嶲州界也。行三百五十里。至邛部川。故邛部縣之地也。下南一百三十里。至臺登。西南八十里。至普安城。劍南西川節度使。重兵大將鎮焉。臺登直北。去保塞城八十里。吐蕃謂之北谷。天寶以前。嶲州柳強鎮也。自入吐蕃。更增修嶮。因城下有路。向曩恭地。谷東南一百三十里。至羅山城。天寶以後。吐蕃新築。非國家舊城。貞元十年十月。西川節度兵馬。與雲南軍。併力破保寨。大定獻俘闕下。十一年正月。西川又拔羅山。置兵固守。邛南驛路。由此遂通。臺登城直西。有西望川。行一百五十里。入曲羅。瀘水從北來。至曲羅。縈迴三曲。每中間。皆有磨些部落。以其負阻深險。承上莫能攻討。（案承上蠻官名見後文。）瀘水從曲羅。南經劍山之西。又南至會同川。邊水左右。總謂之西蠻邛部。東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鄧部落。大鬼主夢衝地方闊千里。邛部一姓。白蠻五姓。烏蠻初至五姓。在邛部臺登中間。皆烏蠻也。婦人以黑繒爲衣。其長曳地。又束欽兩姓。在北谷。皆白蠻。三姓皆屬夢衝。內受恩賞于

國。外私于吐蕃。貞元七年。節度使韋皐。使嶲州刺史蘇隗。殺夢衝。因別立大鬼主勿鄧南。七十里有兩姓部落。案此下當有闕文。

蠻書卷第二

山川江源第二

金馬山在柘東城。螺山南二十餘里。高百餘丈。與碧雞山東南西北相對。土俗傳云。昔有金馬。往往出見。山上亦有神祠。從漢界入蠻路。出此山之下。螺山徧地悉是螺蛤。故以名焉。

碧雞山在昆池西岸上。與柘東城隔水相對。從東來者。岡頭數十里。已見此山。山勢特秀。池水清澹。水中有碧雞山石。山有洞庭樹。年月久遠。空有餘本。

玷蒼山。案玷書唐作點。南自石橋。北抵登川。長一百五十餘里。名爲玷蒼。直南北亦不甚正。東向洱河。城郭邑居。基布山底。西面陡絕。下臨平川。山頂高數千餘丈。石稜青蒼。不通人路。冬中有時墮雪。

囊葱山在西洱河東隅。河流俯齧山根。土山無樹石。高處不過數十丈。面對賓居越析山。下有路。從渠斂趙出登川。

高黎共山在永昌西。下臨怒江。左右平川。謂之穹賧。湯浪。加萌所居也。草木不枯。有瘴氣。自永昌之越賧。途經此山。一驛在山之半。一驛在山之巔。朝濟怒江。登山。暮方到山頂。冬中山上積雪苦寒。夏秋又苦穹賧湯浪毒暑酷熱。河賧賈客。在尋傳羈離未還者。爲之謠曰。冬時欲歸來。高黎共上雪。秋夏欲歸來。無那穹賧熱。春時欲歸來。平中絡賂絕。絡賂、財之名也。

大雪山在永昌西北從騰充過寶山城又過金寶城以北大賧周迴百餘里悉皆野蠻無君長也地有瘴毒河賧人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死閣羅鳳嘗使領軍將於大賧中築城管制野蠻不逾周歲死者過半遂罷棄不復往來其山土肥沃種瓜瓠長丈餘冬瓜亦然皆三尺圍又多薏苡無農桑收此充糧三面皆占大雪山其高處造天往往有吐蕃至賧貨易云此山有路去贊普牙帳不遠

又有水源出臺登山南流過嶲州西南至會州諸賧與東瀘古諸水也源出吐蕃中節度北謂之諾矣江南郎部落又東折流至尋傳部落與磨些江合源出吐蕃中節度西共龍川犛牛石下故謂之犛牛河環遶弄覩川南流過鐵橋上下磨些部落即謂之磨些江至尋傳與東瀘水合東北過會同川總名瀘水蜀忠武侯諸葛亮伐南蠻五月渡瀘水處在弄棟城北今謂之南瀘兩岸葭大如脩脛川中氣候常熱雖至冬行過者皆袒衣流汗又東北入戎州界爲馬湖至關邊縣門與朱提江合流戎門南城入外江

昆池在柘東城西南百餘里四十五里案此四字疑衍文水源從金馬山東北來柘東城北十數餘里官路有橋渡此水闊二丈餘清深迅急至碧雞山下爲昆州因水爲名也土蠻亦呼名滇池案今晉寧州中自有大池在東南當是滇池水不可呼池乃蠻不能別滇池水亦名東昆池西南遶山又西北池流爲河過安寧城下亘水東西有橋三十一闊長三百餘步徒行七日程與瀘水合

又量水川在滇池南兩日程漢舊黎州也川中有大池其水東洩流處出一石竇中流水甚廣石竇甚狹土蠻云忽竇塞百姓憂溺新豐川亦有大池甚廣

蘭滄江。源出吐蕃中大雪山。下涉川。東南過聿齋城西。謂之瀾水河。又過順蠻部落。南流過劍川大山之西。蘭滄江南流入海。龍尾城西第七驛有橋。卽永昌也。兩崖高險。水迅激。橫亘大竹索爲梁。上布簀。簀上實板。仍通以竹屋蓋橋。其穿索石孔。孔明所鑿也。昔諸葛征永昌。於此築城。今江西山上。有廢城遺跡。及古碑猶存。亦有神祠廟存焉。

又麗水。一名祿臯江。（案臯字書不載。）源自邏些城三危山下南流。過麗水城西。又南至蒼望。又東南過道雙千道勿川。西過彌諾道立柵。又西與彌諾江合流。過驃國。南入于海。水中有蛟、龍、鱷魚、烏鯽魚。又有水獸似牛。游泳則波濤沸湧。狀如海潮。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蓋此是也。或云。源當是大月河。恐非也。

又彌諾江。在麗水西。源出西北小婆羅門國。南流過油暖苴川。又東南至兜彌伽木柵。分流遶柵居沙灘。南北一百里。東西六十里。合流。正東過彌臣國。南入于海。

蠻書卷第三

六詔第三

六詔並烏蠻又稱八詔。蓋白巖城時傍及劍川矣。羅識二詔之後。開元元年中。蒙歸義攻石橋城。閣羅鳳攻石和。亦八詔之數也。

時傍母。蒙歸義之女。妻閣羅鳳。案新唐書南詔傳云。時傍母。蠻義女。其女復妻閣羅鳳。據其文。則此妻字上。應有其女復三字。蓋原本脫誤。初。吐羅皮既敗。時傍入居邆州。招誘上浪。得數千戶。後爲閣羅鳳所猜。遂遷居白崖城。及劍川羅識與神川都督言語交通。案原本川都督上脫神字。今據新唐書增入。時傍與其謀。俱求立爲詔。謀洩。時傍被殺害。羅識此走神川。神川都督送羅些二城。案此條雖不標詔名。據上文則時傍及羅識。亦在詔數也。

蒙嶲一詔最大。初嶲輔首卒。案輔原本作轉。今從新唐書南詔傳改正。無子。源羅子年弱。及照源在南詔。蒙歸義密有兼吞之意。推恩昭利。源衆歸焉。居數月。俘照源及源羅子。遂并其地。

三越析一詔也。亦謂之磨些詔。部落在賓居。舊越析州也。去囊葱山一日程。有豪族張尋求。案張原本作帳。今從新唐書南詔傳改正。白蠻也。貞元中。通詔主波衝之妻。遂陰害波衝。劍南節度。巡邊至姚州。使召尋求笞殺之。遂移其諸部落。以地并於南詔。波衝兄子于贈。提攜家衆。走降鐸鞘。案鐸鞘乃兵器。據後物產篇內。有越析詔于贈。天降鐸鞘云云。疑此走字上當有出字。降字上。當有天字。東北渡瀘邑龍佉沙。方一百二十里。周迴石岸。其地總謂之雙舍。于贈部落。亦名楊隩。居河之東

北。後蒙歸義。隔瀘城臨逼于贈。再戰皆敗。長男閣羅鳳自請將兵。仍擊破楊墮于贈投瀘水死。數日始獲其屍。幷得鐸鞘。

四浪穹一詔也。詔主豐時。豐哔兄弟俱在浪穹。後豐哔襲遵賧居之。由是各爲一詔。豐時卒。子羅鐸立。羅鐸卒。子鐸羅望立。爲浪穹州刺史。與南詔戰敗。以部落退保劍川。故盛稱劍浪。卒。子望偏立。望偏卒。羅矣羅君立。（案新唐書南詔傳。望偏死。子偏羅矣立。偏羅矣死。子羅君立。與此不同。疑此文有脫誤。）貞元十年。南詔擊破劍川。俘矣羅君。徙永昌。凡浪穹、遵賧、施浪、總謂之浪人。故云三浪詔也。

五遵賧一詔也。主豐哔初襲遵賧。御史李知古。（案李原本作爲。今據新唐書改正。）領詔出問罪。卽日伏辜。其子哔羅皮。後爲遵賧州刺史。與蒙歸義同伐靜河蠻。遂分據大釐城。哔羅皮乃歸義之甥也。弱而無謀。歸義襲其城奪之。哔羅皮得入遵賧。卽與浪穹、施浪、南詔、援兵伐歸義。于時旣剋大釐。築龍口城。歸義聞三浪兵至。率衆拒戰。三浪大敗。追奔過遵賧。敗卒多陷死於泥沙之中。哔羅皮從此退居野共川。哔羅皮卒。子皮羅遵立。皮羅遵卒。子遵羅顛立。遵羅顛卒。子顛之託立。（案顛之託書作顛之文託。）南詔旣破劍川。收野共。俘顛之託徙永昌。

六施浪一詔也。詔主施望欠。初閣羅鳳據石和城。俘施各皮。而望欠援絕。後與豐哔、哔羅皮同伐蒙歸義。又皆敗潰。退保矣苴和城。歸義稍從江口進兵。脅其部落。無幾。施望欠衆潰。僅以家族之半西走永昌。初聞歸義又軍於蘭滄江。東去必取永昌。不能容望欠。計無所出。有女名遺南。以色稱。卻遣使求致遺南於歸義。許之。望欠遂渡蘭滄江。終於蒙舍。

望欠弟望千當矣。苴和城初敗之時。北走吐蕃。吐蕃立爲詔。歸於劍川。爲衆數萬。望千生千傍。傍生傍羅顛。南詔既破劍川。盡獲施浪部落。傍羅顛脫身走瀘北。今三浪悉平。惟傍羅顛矣。識案矣識卽前所稱劍川矣羅識也。子孫在蕃中。案望千雖不標詔名。而列於六詔之間。則以當第七詔也。

八蠻舍一詔也。居蠻舍川。在諸部落之南。故稱南詔也。姓蒙。貞元年中。獻書於劍南節度使韋皐。自言本永昌沙壺之源也。南詔八代祖舍龍。生龍獨羅。亦名細奴邏。當高宗時。遣首領數詣京師朝參。皆得召見。賞錦袍錦袖紫袍。細奴邏生邏盛炎。炎生盛邏皮。盛邏皮生閣羅鳳。案唐書盛羅皮下。尙有皮邏閣一代。此本蓋有脫文。當天后時。邏盛入朝。其妻方娠。行次姚州。生盛邏皮。邏盛炎聞而喜曰。吾且有子承繼。身到漢地。死無憾矣。既至謁見。大蒙恩獎。勑鴻臚安置。賜錦袍金帶。繒綵數百匹。歸本國。開元初卒。其子盛邏皮立。朝廷授特進臺登郡王。知沙壺州刺史。長男閣羅鳳。授特進。兼楊瓜州刺史。次男成節度蒙舍州刺史。次男崇江東刺史。次男成進雙。祝州刺史。初炎閣未有子。案唐書炎閣爲邏盛炎長子盛邏皮之兄。養閣羅鳳爲子。閣羅鳳復歸蒙哔。故名承炎閣。後亦不改。天寶四載。閣羅鳳長男鳳伽異入朝宿衛。授鴻臚少卿。七載蒙歸義卒。案唐書蒙歸義卽皮閣羅閣之唐所賜名也。閣羅鳳立。朝廷册襲雲南王矣。伽異大卿。兼楊瓜州刺史。閣羅鳳攻石橋城。擒施谷皮。討越析叟于贈西開尋傳。南通驃國。及張乾陁陷姚州。鮮于仲通戰江口。遂與中原隔絕。閣羅鳳嘗謂後嗣。悅歸皇化。但指大和城碑。及表疏舊本。呈示漢使。足以雪吾前過也。鳳伽異先死。大歷四年。閣羅鳳卒。伽異長男異牟尋繼立。生尋夢湊一名閣勸。異牟尋每歎。地卑夷雜。禮儀不通。隔越中華。杜絕聲教。遂獻書楸。寄西川節度使

韋皐。韋皐荅牟尋書。申以朝廷之命。牟尋不謀於下。陰決大計。遂三路發使。冀有一達。一使出安南。一使出西川。一使由黔中。（案此五字原本脫。據唐書補入。）貞元十年。三使悉至闕下。朝廷納其誠款。許其歸化。節度恭承詔旨。專遣西川判官（案唐書作巡官。）崔佐時。親信數人。越雲南。與牟尋盟於玷蒼山下。誓文四本。內一本進獻。一本異牟尋置於玷蒼山下神祠石函內。一本納於祖父等廟。一本置府庫中。以示子孫。不令背逆。不令侵掠。

臣咸通四年正月。奉本使尚書蔡襲意旨。令書吏寫蠻王異牟尋誓文數本。並書牒。繫於車弩上。飛入賊營。臣切覽牟尋誓文。立盟極切。今南蠻子孫。違負前誓。伏料天道必誅。容臣親於江源訪覓其誓文。續俟寫錄眞本進上。（案異牟尋誓文。今附卷末。而此云待訪覓續寫者。蓋其初作此篇時。尚未得誓文。故所言如此。其後訪覓附入。而此本未及刊削。遂前後互異其說耳。）

蠻書卷第四

名類第四

西爨白蠻也。東爨烏蠻也。當天寶中。東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軛、晉寧、喻獻、安寧至龍和城。謂之西爨。在曲靖州彌鹿川。升麻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風俗名爨也。初爨歸王。爲南寧川都督。理石城。襲殺蓋騎蓋啓父子。案原本訛作孟輒孟啓。今據新唐書改正。遂有升麻川。歸王兄摩滩。滩生崇道。理曲軛川。爲兩爨大鬼主。崇道弟日進日用。在安寧城。及章仇兼瓊開步頭路。方於安寧築城。羣蠻騷動。陷殺築城使者。元宗遣使。勑雲南王蒙歸義討之。歸義師次波州。而歸王及崇道兄弟爨彥璋等。千餘人詣軍門拜謝。請奏雪前事。歸義露章上聞。往返二十五日。詔書下。一切釋罪。無何崇道殺日進。又陰害歸王。歸王妻阿妠。烏蠻女也。走投父母。稱兵相持。諸爨豪亂。阿妠私遣使。詣烏蒙舍川求投。歸義卽日抗疏奏聞。阿妠男守偶。案守偶新唐書作守隅。遂代歸王。爲南寧州都督。歸義仍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男輔朝。崇道內懷忿惋。外示和平。猶與守偶母子。日相攻伐。阿妠又訴於歸義。興師問罪。行次昆川。信宿而曲軛川潰散。崇道南走黎川。歸義盡俘其家族羽黨。幷殺輔朝而取其女。崇道俄亦被殺。諸爨由是離弱。及歸義卒。子閣羅鳳立。守偶幷妻歸河賧。案河賧原本作阿賧。今從唐書改正。從此與皇化隔絕。阿妠自爲烏蠻部落王。從京師朝參。大蒙恩賞。閣羅鳳遣昆川城使楊牟利。以兵圍脇西爨。徙二十餘萬戶於永昌城。烏蠻以言語不通。多

散林谷。故得不徙。是後自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至龍和以來。蕩然兵荒矣。日用子孫。今立在永昌城界內。烏蠻種類。稍稍復振。後徙居西爨故地。今與南詔爲婚姻之家。

南蠻去安峰州林西原界二十二日程。

自大中八年。安南都護擅罷林西原防冬戍卒。洞主李由獨等七綰首領。被蠻誘引。復爲親情。日往月來。漸遭侵軼。罪在都護失招討之職。乖經略之任。臣於咸通三年春三月四日。奉本使尙書蔡襲手示。密委臣單騎及健步二十以下人。深入賊帥朱道古營寨。三月八日。入賊重圍之中。蠻賊將楊秉忠。大羌楊阿觸。楊酋盛悉是烏蠻賊人同迎。言辭狡詐。臣卻迴一一白於都護王寬。寬自是不明。都無遠慮。領得臣書牒。全無指揮。擅放軍迴。苟求朝奬。致令臣本使蔡襲枉傷矢石。陷失城池。徵之其由。莫非王寬之過。（案此條原本文多訛脫。今據通鑑改異。所引蠻書原文訂正。改異又云。蔡襲將兵代寬。寬爲已替之人。安能擅放軍回。令襲陷沒。疑蠻書擅放軍回。上少蔡京二字。蓋蔡京時爲嶺南西道節度。貪懦敗事。故改異云然。）

獨錦蠻。烏蠻苗裔也。在秦藏南。去安寧兩日程。天寶中爲蹄州刺史。（案蹄州原本作歸州。今據新唐書改正。）其族多姓李。異牟尋母。獨錦蠻之女也。牟尋之姑。亦嫁獨錦蠻。獨錦蠻之女。爲牟尋妻。有子委負監。貞元十年。爲大將軍。在勃弄棟川爲城。貞元十年以尙書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內給事俱文珍。劉幽巖。入雲南持節冊南詔異牟尋爲雲南王。爲西南之藩屏。牟尋男閣勸。已後繼爲王。（案貞元十年。以尙書云云。至後繼爲王五十八字。與獨錦蠻事不相涉。以文義推之。疑爲八詔篇。蒙舍條下之文。當在不令侵掠句後。錯簡於此。）

弄棟蠻，則白蠻苗裔也。本姚州弄棟縣部落，其地舊爲襲州。嘗有部落首領爲刺史，有誤毆殺司戶者，爲府城論罪，遂率家衆。案新唐書南詔傳云有爲刺史者，誤殺其參軍，率族北走，據此，則此率字，當作率字，家衆下當有北走二字，蓋原本脫誤。其後分散在磨些江側，並劍、共諸川悉有之。餘部落不去，當天寶中，姚州刺史張乾陁守城拒戰，陷死殆盡。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破掠吐蕃城邑，收獲弄棟城遷於永昌之城。

青蛉蠻，亦白蠻苗裔也。本青蛉縣部落，天寶中，羈州初陷，有首領尹氏父兄子弟，相率南奔河賧閣羅鳳厚待之。貞元年中，南詔清平官尹輔酋尹寬求，案唐書作尹仇筧。皆其人也。衣服言語，與蒙舍略同。

裒人，本漢人也。部落在鐵橋北，不知遷徙年月。初襲漢服，後稍參諸戎風俗，迄今但朝霞纏頭，其餘無異。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領兵攻破吐蕃鐵橋節度城，獲裒人數千戶，卽移於雲南東北諸川。今鐵橋城爲南蠻所據，差大將軍爲城使。

長裩蠻，本白蠻之後。部落在劍川，屬浪詔。其本俗皆衣長裩曳地，更無衣服，惟牛羊皮。南詔旣破劍浪，遂遷其部落，與施顧諸蠻居養給之。

河蠻，本西洱河人。今呼爲河蠻，故城當六詔皆在。而河蠻自洱河城邑，開元已前，嘗有首領入朝本州刺史，受官而歸者。及南詔蒙歸義攻拔大城，河蠻遂迸遷，化皆羈制於浪詔。貞元十年，浪詔破敗，復徙於雲南東北柘東以居。柘東城去安南城三十九日程，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蠻賊逼交州池城，案逼原本作通，今據通鑑改。異。河蠻在蘇歷舊城置營，案蘇歷原本作蘇厝，今從通鑑改異改正。及分布賊衆，在籓篌士僅二千餘人。所引蠻書文改正。

施蠻本烏蠻種族也鐵橋西北大施體施賧斂尋皆其所居之地。案新唐書南詔傳作施蠻居大施賧斂尋賧此文疑有誤男以繒布爲縵襠袴婦人從頂橫分其髮當額幷頂後各爲一髻男女絡身幷跣足披羊皮部落主承上皆吐蕃僞封爲王貞元十年。案原本祇作貞元年據新唐書乃貞元十年事今補入南詔攻城邑虜其王尋羅幷宗族置於蒙舍城養給之順蠻本烏蠻種類初與施蠻部落參居劍共諸川哔羅皮鐸羅望既失遵川浪穹退而逼奪劍共由是遷居鐵橋已上其地名劍羌在斂尋賧西北西百里男女風俗與施蠻略同其部落主吐蕃亦封于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虜其王傍瀾滄宗族置於雲南白巖養給之其施蠻部落百姓則散隸東北諸川磨蠻亦烏蠻種類也鐵橋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土多牛羊一家卽有羊羣終身不洗手面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飲酒歌舞此種本姚州部落百姓也南詔既襲破鐵橋及昆池等諸城凡虜獲萬戶盡分隸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

磨些蠻在施蠻外與南詔爲婚姻家又與越析詔姻婭

撲子蠻勇悍矯捷以青婆羅睍爲通身袴善用白箬竹深林間射飛鼠發無不中部落首領謂酋爲上無食器以芭蕉葉藉之開南銀生永昌尋傳四處皆有鐵橋西北邊延蘭滄江亦有部落臣本使蔡襲咸通四年正月三日陣面上生擒得撲子蠻拷問之並不語截其腕亦不聲安南子城虞候梁軻云是撲子蠻今梁軻見在賊中僭稱朱鳶縣令其梁軻始由再賓任使。案再賓二字未詳前後三度到蠻王處通好結搆禍胎尋傳蠻閣羅鳳所討定也俗無絲緜布帛披波羅皮跣足可以踐履榛棘持弓挾矢射豪豬。案豪字原本作蒙今據新

唐書南詔傳改正。生食其肉。取其兩牙。雙插髻傍爲飾。又條豬皮以繫腰。每戰鬬。即以籠子籠頭。如兜鍪狀。臣本使蔡襲。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小槍鏢得一百餘人。臣本使蔡襲問梁軻。見有竹籠頭豬皮繫腰。遂說尋傳蠻本末。江西將軍士。取此蠻肉爲炙。

裸形蠻在尋傳城西三百里。爲窠穴。謂之爲野蠻。閣羅鳳既定尋傳。而令野蠻散居山谷。其蠻不戰自調伏。集戰自召之。案二語文義未明。疑有脫誤。其男女遍滿山野。亦無君長。作搆欄舍屋。案搆說文集韻並音膠。訓也。撞也。多女少男。無農田。無衣服。惟取木皮以蔽形。或十妻五妻共一丈夫。晝日持弓。不下搆欄。有外來侵暴者。則射之。其妻入山林採拾蟲魚菜螺蜆等。歸啖食之。去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亦爲羣隊。當陣面上。如有不前衝。前監陣正蠻。旋刃其後。

望苴子蠻在蘭滄江以西。是盛羅皮所討定也。矯捷善於馬上用槍鏟。騎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纔蔽胸腹而已。股膝皆露。兜鍪上插犛牛尾。馳突若飛。其婦人亦如此。南詔及諸城鎮大將出兵。則望苴子爲前驅。咸通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蔡襲城上。以車弩射得望苴子二百人。馬三十餘匹。二月七日城陷。及臣本使蔡襲在左膊中箭。元從已盡。臣右腕中箭。攜印浮水渡江。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健。約四百餘人。案此句原脫荆南二字。又岳字訛作兵字。今從通鑑改正。攜陌刀騎馬。突到城東水際。荆南都虞候元惟德。管都頭譚可言。江西軍判官傅門。謂將士曰。諸兒郎等。水次無船。入水必死。與諸兄弟每一箇人殺得兩蠻賊。我輩亦得便宜。遂相率入東羅城。擁門裏一邊排長刀。一邊排長馬。突其蠻賊。從城外水次。騎馬入門。悉無備敵。臣見僧无碍說云。

案此句原本作臣見僧元得今考通鑑攷異有引樊綽所說此日午前旋殺賊幷馬僅二三千賊馬三百僧死礙之文知得礙字形相近而死又訛爲元耳謹改正案唐書作思僧誤在子城內一更時始知出救翌日以馬肉分俵十二營賊衆望蠻外喻部落在永昌西北其人長排持矟前往無敵又能用木弓短箭箭鏃傅毒藥所中人立斃婦人亦跳足以青布爲衫裳聯貫珂貝巴齒眞珠斜絡其身數十道有夫者豎分兩髻無夫者頂爲一髻其地宜沙牛亦大於諸處牛角長四尺已來婦人惟嗜乳酪呢白俗好遊遊黑齒蠻金齒蠻銀齒蠻繡脚蠻繡面蠻並在永昌開南案開南新唐書作開南與此異雜類種也黑齒蠻以漆漆其齒金齒蠻以金鏤片裹其齒有事出見人則以此爲飾食則去之皆當頂爲一髻以青布爲通身袴又斜披青布條案此處脫一條繡脚蠻則於踝上排下周匝刻其膚爲文彩衣以緋布以青色爲飾繡面蠻初生後出月以針刺面上以青黛傅之僧者案僧者亦蠻部之名此下當有脫文悉屬西安城皆爲南詔總之攻戰亦召之穿鼻蠻長髯蠻棟峰蠻其蠻並在柘東南生雜類也穿鼻蠻部落以徑尺金環穿鼻中隔下垂過頷若是君長即以絲繩繫其環使人牽起乃行其次者以花頭金釘兩枚從鼻兩邊穿令透出鼻孔中長髯蠻部落棟峰蠻部落髮黑而長當額前爲一長髻下過臍每行即以物撐起若是君長即使兩女人前各持一物兩邊撐其髻乃行今亦爲南詔所總攻戰即點之茫蠻部落並是開南雜種也茫是其君之號蠻呼茫詔從永昌城南先過唐封以至鳳藍茸以次茫天連以次茫吐蕃又有大賧茫昌茫盛忽茫蘇茫案蘇新唐書作鮓施茫皆其類也樓居無城郭或漆齒皆衣青布袴

藤蔑纏腰．紅繒布纏髻．出其餘垂後爲飾．婦人披五色娑羅籠孔雀．巢人家樹上．象大如水牛．土俗義象以耕田．仍燒其糞．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攻其族類．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亦有此蠻於安南蘇歷江岸聚二三千人隊．

粟栗兩姓蠻雷蠻夢蠻皆在茫部臺登城東西散居．皆烏蠻白蠻之種族．丈夫婦人以黑繒爲衣．其長曳地．又東有白蠻．丈夫婦人以白繒爲衣．下不過膝．夢蠻主苴夢衝．案苴原本作首．今從唐書改正．開元末．嘗受恩賜於國．而暮年又私於吐蕃．貞元七年．西川節度使韋皋遣巂州刺史蘇隗案唐書作蘇巍．就殺夢衝．因別立鬼主．以總其部落．共推爲蠻長．貞元中．船棄爲都大鬼主．其時夢衝及驃傌皆卑事之．亦呼爲東蠻．

豐巴蠻．案豐巴．唐書作豐琶．本出巂州百姓．兩林南二百里而居焉．豐巴部落．貞元中．大鬼主驃傌阿諾、兩姓．乃諸蠻部落皆爲豐巴部落心長向國．案此一段文有脫誤．

崇魔蠻．去安南管內林西原十二日程．溪洞而居．俗養牛馬．比年與漢博易．自大中八年．經略使苛暴．令人將鹽往林西原博牛馬．每一頭匹．只許鹽一斗．因此隔絕．不將牛馬來．

桃花人．本屬安南林西原．七綰洞主．大首領李由獨管轄．亦爲境上戍卒．每年亦納賦稅．自大中八年．被峰州知州官申文狀與李涿．請罷防冬將健六千人．案與李涿三字．原本作與漆今據通鑑改異．所引蠻書文改正．不要味眞登州境上防遏．案味原本作來．今據通鑑改異．所引蠻書文改正．其由獨兄弟所不禁．被蠻柘東節使與書信．案書信原本作善信．今據通鑑改異．所引蠻書文改正．將外甥嫁與李由獨小男．補柘東押衙．自此之後．七綰洞悉爲蠻收管．臣於咸通三年三月八日入賊重

圍．因見柘東蠻判官楊忠義．背後領八箇蠻．持弓槍．臣因問賊帥朱道古．根源切以桃花人．今亦呼桃花蠻也．本安南林西原七綰洞左右側居人．披羊皮或披氈．前梳髻．雖拘於蠻．心皆向唐化．成通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僅五六千人．安南城西角下營．蠻賊楊思縉委羅伏州扶邪縣令麻光高部領之．案光高原本作先高．今據通鑑攷異有引蠻書思縉光高部領之文．知先字當作光字．謹改正．

蠻書卷第五

六險第五險者州之名號也。章齊休雲南行記有十險字作此險字。案險字原本誤作險。今從一統志改正。又章齊休雲南行記七字原本誤作大書。今亦改正。案標題稱六險第十卷亦有六險之文。此所別乃止五險。疑後龍口一城當亦爲一險。係傳寫誤脫一句也。

雲南柘東永昌寧北鎮西及開南銀生等七城則有大軍將領之。亦稱節度。貞元十年。掠吐蕃鐵橋城。今稱鐵橋節度。其餘鎮皆分隸焉。案自雲南柘東至皆分隸焉五字。與六險文不相屬。疑爲第六篇雲南城鎮條下之文。錯簡於此。

大和城大釐城。陽苴咩城。本皆河蠻所居之地也。開元二十五年。蒙歸義逐河蠻。奪據大和城。後數月。又襲破苴咩盛羅皮。取大釐城。仍築龍口城爲保障。閣羅鳳多由大和、大釐、遵川來往。蒙歸義男等。初立大和城。以爲不安。遂改瓶陽苴咩城。

大和城北去陽苴咩城一十五里。巷陌皆壘石爲之。高丈餘。連延數里不斷。城中有大牌。閣羅鳳清平官王蠻利之文。案舊唐書閣羅鳳得西瀘令鄧回甚愛重之。更名曰蠻利。後爲清平官。此云王蠻利者。疑即其人也。論阻絕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

龍口城閣羅鳳所築。縈抱玷蒼南麓數里。城門臨洱水下。河上橋長百餘步。過橋分三路。直南蒙舍路。向西永昌路。向東白崖城路。

大釐城南去陽苴咩城四十里。北去龍口城二十五里。邑居人戶尤衆。盛羅皮多在此城。幷陽苴咩。幷遵

川。今並南詔往來所居也。家室共守。五處如一。東南十餘里。有舍利水城。在洱河中流島上。四面臨水。夏月最清涼。南詔常於此城避暑。

陽苴咩城。南詔大衙門。上重樓。左右又有街道。高二丈餘。甃以青石爲磴。樓前方二三里。南北城門相對。太和來往通衢也。從樓下門行三百步。至第二重門。門屋五間兩行。門樓相對各有牓。幷清平官、大軍將、六曹長宅也。入第二重門。行二百餘步。至第三重門。門列戟。上有重樓。入門是屏牆。又行一百餘步。至大廳。階高丈餘。重屋製如蛛網。架空無柱。兩邊皆有門樓。下臨清池。大廳後小廳。小廳後卽南詔宅也。客館在門樓外東南二里。館前有亭。亭臨方池。周迴七里。水深數丈。魚鼈悉有。

遵川城。舊遵川也。南去龍口城十五里。初望父部落居之。後浪穹詔豐咩襲而奪之。豐咩孫鐸望。與南詔戰敗。退保劍川。南遂有城。城依山足。東距瀘水。北有泥沙。自閣羅鳳及異牟尋。皆塡固增修。最爲名邑。東北有史郎川。又東祿諾品川。又北俄坤。

蒙舍川。羅盛已上之地。舊爲蒙舍州。去龍口城一日程。當五詔俱存。而蒙舍北有蒙嶲詔。卽楊瓜州也。同在一川。地氣有瘴。肥沃宜禾稻。又有大池。周迴數十里。多魚及菱芡之屬。川中水東南與勃弄川合流。南有籠磨些川。凡遵川河蒙舍謂之川。黕然邑落人衆。蔬果水菱之味。則蒙舍爲尤殷。

渠敛趙。本河東州也。西巖有石和城。烏蠻謂之土山坡陀者。謂此州城及大和城。俱在陂陀山上故也。州中列槭夾道爲交流。村邑連甍。溝塍彌望。大族有王、楊、李、趙四姓。皆白蠻也。云是沮蒲州人。遷涉至此。因

以名州焉。東北至毛郎川。又東北至賓居湯。又北至越析川。磨些詔故地也。

白崖城在勃弄川。天寶中。附于忠城陽等五州之城也。依山爲城。高十丈。四面皆引水環流。惟開南北兩門。南隅是舊城。周迴二里。東北隅新城。大歷七年。閣羅鳳新築也。周迴四里。城北門外有慈竹。叢大如人脛。高百尺餘。城內有閣羅鳳所造大廳。修廊曲廡。廳後院橙枳青翠。俯臨北塘。舊城內有池方三百餘步。池中有樓舍。云貯甲仗。川東西二十餘里。南北百餘里。清平官已下。官給分田。悉在南詔。親屬亦住此城傍。其南二十里。有蠻子城。閣羅鳳庶弟誠節母子舊居也。正南去開南城十一日程。

蠻書卷第六

雲南城鎮第六

雲南城。天寶中閣羅鳳所規置也。嘗爲信州地。城池郭邑。皆如漢制。州中南北二十餘里。東西四十五里。帶邑及過山。雖有三千餘戶。田疇多廢。閭里少人。諸葛亮分永昌東北置雲南郡。斯卽其故地也。西隔山有品賧賧。亦名清字川。嘗爲波州。大池遶山長二十餘里。波州廢地。在池東南隅。故渭北節度段子英。此州人也。故居墓皆在雲南東第二程有欠舍川。大都部落。第三程至石鼓驛。舊化川也。第四程至曲驛。有大覽賧。小覽賧。漢舊覽州也。

弄棟城。在故姚州川中南北百餘里。東西三十餘里。廢城在東巖山上。當川中。有平巖周迴五六頃。新築弄棟城在其上。管雜蠻數部落。悉無漢人。姚州百姓陷蠻者。皆被移隸遠處。

柘東城。廣德二年。鳳伽異所置也。其城漢舊昆川故謂昆池。東北有卄邑城隍。城西有漢城。土俗相傳云是莊蹻故城。城之東十餘里。有穀昌村。漢穀昌王故地也。貞元十年。南詔破西戎。遷施顧磨些諸種數萬戶。以實其地。又從永昌以望苴子望外喻等千餘戶。分隸城傍。以靜道路。

晉寧州。漢滇河故地也。在柘東城南八十里。晉平川。幅員數百里。西爨王墓。壘壘相望。

石城川。味縣故地也。貞觀中爲郎州。開元初。改爲南寧州。州城卽諸葛亮戰處故城也。城中有諸葛亮所

撰文。立二碑。背上篆文曰。此碑如倒。蠻爲漢奴。近年蠻夷以木搘柱。案新唐書謂諸葛亮碑在柘東城。與此不合。蓋唐書之誤。臣今春見安南兵馬使郭延宗。曾奉使至柘東。停住一月日。館穀勤厚。贈遺不輕。案以上五句。與上下文不相屬。疑亦錯簡在此。又有夔鹿弄川。漢同勞縣故地也。案舊唐書地理志。郎州有同樂縣。同勞疑即同樂之誤。在龍河。遇川南百餘里。石城南面。有新豐川。漢南寧州新豐縣故城也。廢城牆塹猶在。大小石城川同。升麻川西川。南有曲軛川。漢南州同起縣也。安寧鎮。去柘東城西一日程。連然縣故地也。通海鎮。去安寧西第三程。至龍封驛。驛前臨瘴川。去柘東城八日程。漢俞元縣故地也。量水川。案舊唐書地理志。黎州有梁水。量水蓋即梁水轉音之訛。漢舊黎州。今吐蕃呼爲量水川。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頭。從步頭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蠻夷人不解舟船。多收通海城路。賈勇步入眞登州。林西原。取峰州路。行量水川。西南至龍河。又南與青木香山路。直南至崑崙國矣。寧北城。在漢樸楡縣之東境也。本無城池。今以浪人詔矣羅君舊宅爲理所。東地有野共川。北地有虺川。又北有愼川。又北有郎婆川。又北有桑川。即至鐵橋城。北九賧川。又西北有羅眉川。又西牟郎共城。又西至傷寒潛城。西有鹽井。鹽井西有斂尋城。皆施蠻順蠻部落。今所居之地也。又西北至聿賨城。又西北至弄視川。

鐵橋城。在劍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驛。貞元十年。南詔蒙異牟尋。用軍破東西兩城。斬斷鐵橋。大籠官已下。投水死者以萬計。今西城南詔嘗兵守禦。東城至神川以來。半爲散地。見管浪加萌、於浪、傳瓊、長禪、

磨些、撲子、河人、弄棟等十餘種。

昆明城。在東瀘之西。去龍口十六日程。正北有諱苴川。正南至松外城。又正南至龍怯河。西南至小婆城。又西南至大婆城。西北至三探覽城。又西北至鐵橋東城。其鐵橋上下。乃昆明雙舍至松外。已東邊近瀘水。並磨些種落所居之地。

永昌城。古哀牢地。在玷蒼山西六日程。西北去廣蕩城。六十日程。廣蕩城接吐蕃界。隔候雪山。西邊大洞川。亦有諸葛武侯城。城中有神廟。土俗咸共敬畏。禱祝不闕。蠻夷騎馬遙望廟。卽下馬趨走。西南管柘南城。土俗相傳。呼爲要鎭。正南過唐封川。至茫天連。自蘭滄江已西。越賧撲子。其種並是望苴子。俗向勇力。土又多馬。開元已前閉絕。與六詔不通。盛羅皮始龍柘俞城。閣羅鳳已後。漸就柔服。通計南詔兵數三萬。而永西居其一。又雜種有金齒、漆齒、銀齒、繡脚、穿鼻、裸形、磨些、望外喻等。皆三譯四譯。言語乃與河賧相通。

銀生城。在撲賧之南。去龍尾城十日程。東南有通鑛川。又直南通河普川。又正南通羌浪川。卻是邊海。無人之境也。東至送江川。南至邛鵝川。又南至林記川。又東南至大銀孔。又南有婆羅門、波斯、閣婆、勃泥、崑崙數種。外通交易之處。多諸珍寶。以黃金麝香爲貴貨。撲子長髮等數十種蠻。又開南城。在龍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遠城、奉逸城、利潤城。內有鹽井一百來所。茫乃道幷黑齒等類十部落。皆屬焉。陸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彌臣國。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崑崙國三日程。中間又管模迦羅于、泥

禮、強子等族類五部落。

越禮城在永昌北。管長傷。藤彎。長傍城三面高山。臨祿昇江。藤灣城南至磨些樂城。西南有羅君尋城。又西至利城。渡水。郎陽川直南過山至押西城。又南至首外川。又西至茫部落。又西至鹽井。又西至拔熬河。麗水城。尋傳大川城在水東。從上郎坪北里眉羅苴鹽井。又至安西城。直北至小婆羅門國。東有寶山城。又西渡麗水至金寶城。眉羅苴西南有金生城。從金寶城北牟郎城。渡麗水至金寶城。從金寶城西至道吉川。東北至門波城。西北至廣濮城。接吐蕃界。北對雪山。所管部落與鎮西城同。鎮西城南至蒼望城。臨麗水。東北至彌城。西北至麗水渡。麗水渡而南至祁鮮山。山西有神龍河柵。祁鮮已西。即裸形蠻也。管摩零都督城。在山上。自尋傳祁鮮已往。悉有瘴毒地平。如砥。多草木不枯。日從草際沒。諸城鎮官。懼瘴癘。或越在他處。不親視事。南詔特於摩零山上築城。置腹心理尋傳、長傷、摩零、金彌城等五道事云。凡管金齒、漆齒、繡脚、繡面、彫題、僧耆等十餘部落。

蠻書卷第七

雲南管內物產第七

從曲靖州已南滇池已西土俗唯業水田種麻豆黍稷不過町疃水田每年一熟從八月穫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於稻田種大麥三月四月卽熟收大麥後還種粳稻小麥卽於岡陵種之十二月下旬已抽節如三月小麥與大麥同時收刈其小麥麪軟泥少味大麥多以爲麨別無他用醞酒以稻米爲麴者酒味酸敗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長丈餘兩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牽牛一佃人持按犁轅一佃人秉耒蠻治山田殊爲精好悉破城鎭蠻將差蠻官遍令監守催促如監守蠻乞酒飯者察之杖下捶死每一佃人佃驅畛連延或三十里澆田皆用源泉水旱無損收刈已訖官蠻據佃人家口數目支給禾稻其餘悉輸官

蠻地無桑悉養柘蠶遶樹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數頃聳幹數丈三月初蠶已生三月中繭出抽絲法稍異中土精者爲紡絲綾亦織爲錦及絹其紡絲入朱紫以爲上服錦文頗有密緻奇采蠻及家口悉不許爲衣服其絹極麤原細入色（案原細二字未詳）製如衾被庶賤男女許以披之亦有刺繡蠻王幷清平官禮衣悉服錦繡皆上綴波羅皮爲波羅窖（南蠻呼大蟲）俗不解織綾羅自大和三年蠻賊寇西川虜掠巧兒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織綾羅也

自銀生城。柘南城。尋傳祁鮮已西。蕃蠻種並不養蠶。唯收婆羅樹子。破其殼。中白如柳絮。組織爲方幅。裁之簡頭。男子婦女通服之。驃國、彌臣、諸悉諸皆披羅段。

其鹽出處甚多。煎煮則少。安寧城中皆石鹽。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勸百姓自煎。天寶八載。元宗委特進何履光。統領十道兵馬。從安南進軍。伐蠻國。十載已收復安寧城。并馬援銅柱。本定疆界。在安寧去交阯四十八日程。安寧郡也。何履光本是邕管貴州人。舊嘗任交、容、廣三州節度。天寶十五載。方收蠻王所坐大和城之次。屬安祿山造逆。奉元宗詔旨。將兵赴西川。遂寢其收復。案此條乃敘次鹽井所在。其天寶八載以下一百十四字。於上下語意不相屬。疑亦他處之文。因先寧城而錯誤在此。升麻通海已來。諸蠻蠻皆食安寧井鹽。唯有覽賧城內郎井鹽潔白味美。惟南詔一家所食取足外。輒移蠶緘閉其井。瀘南有美井鹽。河賧曰崖雲南已來供食。昆明城有大鹽池。比陷吐蕃。蕃中不解煮法。以鹹池水沃柴上。以火焚柴成炭。即於炭上掠取鹽也。貞元十年春。南詔收昆明城。今鹽池屬南詔。蠻官煮之。如漢法也。東蠻、麽些蠻、諸蕃部落。共食龍怯河水。中有鹽井兩所。斂蒋東南有傍鄧潛井。沙追井。西北有若耶井。諱溺井。劍川有細諸鄧井。麗水城有羅苴井。長傍諸山。皆有鹽井。當土諸蠻自食。無榷稅。蠻法。煮鹽成有法令。顆鹽每顆約一兩二兩。有交易即以顆計之。

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採造法。蒙舍蠻以椒薑桂和烹而飲之。

荔枝、榕椰、訶黎勒、椰子、枇榔等諸樹。永昌、麗水、長傍、金山並有之。

甘橋大薑城有之。其味酸。寧賧有橋大如覆杯。案橋疑橘字之訛。

麗水城。又出波羅蜜果。大者若漢城甜瓜。引蔓如蘿蔔。十一月十二月熟。皮如蓮房子處。割之色微紅。似甜瓜。香可食。或云此卽思難也。南蠻以此果爲珍好。祿身江左右。亦有波羅密果。樹高數十丈。大數圍。生子味極酸。蒙舍、永昌。亦有此果。大如甜瓜。小者似橙、柚。割食不酸。卽無香味。土俗或呼爲長傍果。或呼爲思漏果。亦呼思難果。其次有雉黃。蒙舍川所出。

青木香。永昌出。其山多青木香。山在永昌南三日程。

濩歌諾木。麗水山谷出。大者如臂。小者如三指。割之色如黃蘗。土人及賧蠻。皆寸截之。丈夫婦女。久患腰脚者。浸酒服之。立見效驗。

藤黃。生永昌河賧緣彼處無竹。根以藤漬。經數月。色光赤。彼土尙之。案此條文義未明。疑有訛脫。

孟灘竹。長傍出。其竹節度三尺。柔細可爲索。亦以皮爲麻。

野桑木。永昌、巴西諸山谷有之。生於石上。及時月擇可爲弓材者。先截其上。然後中割之。兩向屈令至地。候木性定。斷取爲弓。不施筋漆。而勁利過於筋弓。蠻中謂之膜弓者是也。案新唐書南詔傳作暝弓。

生金。出金山。及長傍諸山。藤充北金寶山。土人取法。春冬開。先於山上掘坑。深丈餘。闊數十步。夏月水潦降時。添其泥土入坑。卽於添土之所。沙石中披揀。有得片塊。大者重一觔。或至二觔。小者三兩五兩。價貴於麩金數倍。然以蠻法嚴峻。納官十分之七八。其餘許歸私。如不輸官。許遞相告。麩金出麗水。盛沙淘汰取之。沙賧法。男女犯罪。多送麗水淘金。長傍川界。三面山並出金。部落百姓悉納金。無別稅役征徭。

銀。會同川銀山出。錫悉悉山中出。禁戢甚嚴。
琥珀。永昌城界西去十八日程。琥珀山掘之。去松林甚遠。片塊大重二十餘觔。貞元十年。南詔蒙異牟尋進獻一塊。大者重二十六觔。當日以爲罕有也。
馬出越賧川。東面一帶崗西向地勢漸下。乍起伏如畦畛者。有泉地美草宜馬。初生如羊羔。一年後。紐莎爲攏頭。縻繫之。三年內飼以米清粥汁。四五年稍大。六七年方成就。尾高尤善馳驟。日行數百里。本種多驄。故代稱越賧驄。近年以白爲良。藤充及申賧亦出馬。次賧滇池尤佳。東爨烏蠻中亦有馬。比於越賧皆少。一切野放。不置槽櫪。唯陽苴咩及大釐登川各有槽櫪餵馬數百匹。
犀出越賧高麗。其人以陷穽取之。每殺之時。天雨震雷暴作。尋傳川界。殼弄川界。亦出犀皮。蠻排甲。幷馬統備。（案新唐書作統倫。）馬騎甲仗。多用犀革。亦雜用牛皮。負排羅苴已下。未得繫金佉苴者。悉用犀革。爲佉苴皆朱漆之。
大蟲。南詔所披皮。赤黑文深。炳然可愛。云大蟲在高山窮谷者則佳。如在平川。文淺不任用。
麝香。出永昌及南詔諸山。土人皆以交易貨幣。
沙牛。雲南及西爨故地。並只生沙牛。俱緣地多瘴。草深肥。牛更蕃生犢子。天寶中。一家便有數十頭。通海已南多野水牛。或一千二千爲羣。彌諾江巴西出犛牛。開南巴南養處大於水牛。一家數頭。養之代牛耕也。

鹿、傍西洱沙、諸山皆有鹿、龍尾城東北息龍山、南詔養鹿處、要則取之、覽賧有織和川、及鹿川、龍足鹿、白晝三十五十、羣行齧草、

鯽魚、蒙舍池、鯽魚大者、重五觔、西洱河、及昆河之南、接滇池、冬月魚、雁、鴨、丰雉、水扎鳥、遍於野中水際、

大雞、永昌雲南出、重十餘觔、觜距勁利、能取鸛、鸛、鶃、鵠、鴞、鴿之類、

象、開南、巴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養之、以代耕田也、

豬、羊、貓、犬、騾、驢、豹、兎、鵝、鴨、諸山及人家、悉有之、住食之與中土稍異、蠻不待烹熟、皆半生而喫之、

大羊、多從西羌鐵橋、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將來博易、

鐸鞘、狀如刀、戟殘刃、積年埋在高土中、亦有孔穴傍透、

朱笥出麗水、裝以金穹鐵蕩、所指無不洞也、南詔尤所寶重、以名字呼者有六、一曰祿婆摩求、二曰虧雲孚、三曰鐸茸、四曰鐸摩邯、五曰同鐸、（案惟有五名、疑闕其一、）昔時越析詔于贈、有天降鐸鞘、後部落破敗、盛羅皮得之、今南詔蠻王出軍、手中雙執者是也、貞元十年、使清平官尹輔酋入朝、獻其一、

鬱刀、次於鐸鞘、造法用毒藥蟲魚之類、又淬以白馬血、經十數年乃用、中人肌即死、俗祕其法、蠻問得其由、

南詔劍、使人用劍、不問貴賤、劍不離身、造劍法、鍛生鐵、取迸汁、如是者數次、烹煉之、劍成、即以犀裝頭、飾以金碧、浪人詔能鑄劍、尤精利、諸部落悉不如、謂之浪劍、南詔所佩劍、已傳六七代也、

槍箭．多用斑竹．出蒙舍白崖詔．南山谷．心實圓緊柔細．極力屈之不折．諸所出皆不及之．

蠻書卷第八

蠻夷風俗第八

其蠻丈夫一切披氈。其餘衣服略與漢同。唯頭囊特異耳。南詔以紅綾。其餘向下皆以皁綾絹。其制度。取一幅物近邊。撮縫爲角。刻木如栲栳頭。實角中。總髮於腦後。爲一髻。即取頭囊都包裹頭髻上結之。羽儀已下。及諸酋有一切房甄別者。案此句疑有訛脫。然後得頭囊。若子第及四軍羅苴已下。則當額絡爲一髻。不得帶囊角。當頂撮髮髻。並披氈皮。俗皆跣足。雖清平官大軍將。亦不以爲恥。髻長已下。得繫金佉苴。案舊本、岡本、宮本、今據新唐書增入。或有等第戰功褒獎者。繫不限常例。

貴緋紫兩色。得紫後。有大功則得錦。又有超等殊功者。則得全披波羅皮。其次功。則胸前背後得披。而闕其袖。又以次功。則胸前得披。并闕其背。謂之大蠭皮。亦曰波羅皮。謂腰帶曰佉苴。

婦人一切不施粉黛。貴者以綾錦爲裙襦。其上仍披錦方幅爲飾。兩股辮其髮爲髻。髻上及耳。多綴眞珠、金、貝、瑟瑟、琥珀。貴家僕女。亦有裙衫。常披氈。及以贈帛籍其髻。亦謂之頭囊。

南詔有妻妾數百人。總謂之詔佐。清平官大軍將。有妻妾數十人。俗法。處子孀婦。出入不禁。少年子弟。暮夜遊行閭巷。吹壺蘆笙。或吹樹葉。聲韻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嫁娶之夕。私夫悉來相送。既嫁有犯。男子格殺無罪。婦人亦死。或有強家富室。責資財贖命者。則遷徙麗水瘴地。終棄之。法不得再合。

每年十一月一日．盛會客．造酒醴．殺牛羊．親族鄰里．更相宴樂．三月內作樂相慶．惟務追歡．戶外必設桃茢．如歲旦．然改年卽用建寅之月．其餘節日．蠻與漢同．唯不知有寒食清明耳．

每飲酒欲闌．卽起前席．奉觴相勸．有性所不能者．乃至起前席．扼腕的顙．或挽或推．情禮之中．以此爲重．

取生鵝治如膾法．方寸切之．和生胡瓜及椒豉陷之．謂之鵝鬬．土俗以爲上味．南詔家食用金銀．其餘官將．則用竹簟．貴者飯以筯．不匙．賤者摶之而食．

一尺．漢一尺三寸也．一千六百尺爲一里．漢秤一分三分之一．帛曰冪．漢四尺五寸也．田曰雙．漢五畝也．本土不用錢．凡交易繒帛、氈罽、金銀、琱瑟、牛羊之屬．以繒帛冪數計之．云某物色直若干冪．

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棟下宇．悉與漢同．惟東西南北．不取周正耳．別置倉舍．有欄檻．脚高數丈．云避田鼠也．上閣如車蓋狀．

西爨及白蠻死後三日內埋殯．依漢法爲墓．稍富室．廣栽杉松．蒙舍及諸烏蠻．不墓葬．凡死後三日焚屍．其餘灰燼．掩以土壤．唯收兩耳．南詔家則貯以金瓶．又重以銀爲函盛之．深藏別室．四時將出祭之．其餘家或銅瓶鐵瓶盛耳藏之也．

言語音白蠻最正．蒙舍蠻次之．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與漢不同．及四聲訛．重大事多不與面言．必使人往來達其詞意．以此取定．謂之行諾．（才勺反）

大蟲謂之波羅密．（亦名羅雇．）謂之矣．（讀如戚．）帶謂之佉苴．飯謂之喻．鹽謂之賓．鹿謂之識．牛謂之舍．川謂之賧．

谷謂之浪。山謂之和。山頂謂之葱路。舞謂之伽。傍加富也。閣高也。諾深也。苴俊也。東爨謂城爲弄。謂竹爲翦。謂鹽爲眴。謂地爲溪。謂請爲數。謂酸爲制。言語並與白蠻不同。

每出軍征役。每蠻各攜糧米一斗五升。各攜魚脯。此外無供軍糧料者。蠻軍憂糧易盡。心切於戰。出界後。許行刼掠。收奪州溪源百姓。禾米牛羊等輩。用軍之次。面前傷刀箭。許將息。儻背後傷刀箭。輒退者。卽刃其後。

案此條當在第九卷南蠻篇中。疑傳寫者誤入於此。

蠻書卷第九

南蠻條教第九

南俗務田農桑圍戰鬬不分文武。無雜色役。每有徵發。但下文書。與村邑理人處。剋往來月日而已。其兵杖人各自資。更無官給。百家已上。有總佐一千人已上。有理人官一人。約萬家以來。即制都督。遞相管轄。上官授與四十雙漢二頃也。上戶三十雙漢。一頃五十畝。中戶下戶。各有差降。每家有丁壯。皆定爲馬軍。各據邑居遠近。分爲四軍。以旗幡色別其東南西北。每面置一將。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軍又置一軍將統之。如有賊盜入界。即罪在所入處面將。

羅苴子。皆於鄉兵中試入。故稱四軍苴子。戴光兜鍪。案新唐書南詔傳。作戴朱鞬鍪。光字疑朱字之訛。負犀皮銅股排。跣足歷險如飛。每百人羅苴佐一人管之。

負排又從羅苴中揀入。無員數。南詔及諸鎮大軍將。起坐不相離。捍蔽者。皆負排也。

羽儀亦無員數。皆清平官等子弟充。諸蠻不與焉。常在雲南王左右。羽儀長帳前管係之。

羽儀長八人。如方內節度支衙官之屬。清平官已下。每入見南詔。皆不得佩劍。唯羽儀長。得佩劍出入臥外。雖不主公事。最爲心腹親信。

其六曹長。即爲主外司公務。六曹長六人。兵曹、戶曹、客曹、刑曹、工曹、會曹。一如內州府六司所掌之事。又

有斷事曹長。推鞫盜賊。軍謀曹長。主陰陽占候。同倫長兩人。案同倫原本訛作司倫。今據後文改正。各有副都。主月終唱名。案此字未詳。疑誤。諸曹稽通。如錄事之職。曹官文牒。下諸城鎮。皆呼主者。六曹長有課效明著。得遷補大軍將。大軍將一十二人。與清平官同列。每日見南詔議事。出則領要害城鎮。稱節度。有事跡功勞殊尤者。得除授清平官。案原本以除授為句。今據唐書南詔傳。大軍將出治軍壁。稱節度。次補清平官之文。是除授下。應有清平官三字。原本蓋因下條相屬而誤脫耳。今增入。

清平官六人。每日與南詔參議境內大事。其中推量一人。為內算官。凡有文書。便代南詔判押處置。有副兩員。同勾當。

又外算官兩人。或清平官。或大軍將兼領之。六曹公事文書成。合行下者。一切是外算官。與本曹出文牒行下。亦無商量裁製。

又有同倫判官兩人。南詔有所處分。輒疏記之。轉付六曹。近年已來。南蠻更添職名不少。

凡試馬軍。須五次上。射中片板為一次上。中雙庶子。案二字未詳。為一次上。四十步外。走馬摝。案此字未詳。頗柱。中卧子。為一次上。盤槍百轉無失。為一次上。能算能算。為一次上。試過有優給。

步卒須為五次上。玷蒼山頂立旗。先上到旗下。為一次上。驀一丈三尺坑過。為一次上。急流水上浮二千尺。為一次上。弄劍為一次上。負一石五卧米四十里。為一次上。已上一一試過。得上次者。補羅苴也。

蠻王為樓。及諸城鎮林邑。但有空平處。即立木八十尺。刻其上為卧子。中間以墨三寸規之。名曰頗柱。所試人持竹劍。去頗柱四十步外。走馬向前柱。中卧子者上。中第二規次之。中第一規為下。每農隙之時。邑

中有馬者。皆騎馬於頰柱下試習。

每歲十一十二月。農收既畢。兵曹長行文書境內。諸城邑村谷。各依四軍。集人試槍劍。甲冑腰刀。悉須犀利。一事闕卽有罪。其法一如臨敵。布陣羅苴子在前。以次弓手排下。以次馬軍三十騎爲隊。如此次第。常爲定制。臨行交錯爲犯令。

每戰。南詔皆遣淸平官。或腹心一人。在軍前監視。有用命不用命。及功大小先後。一一疏記。迴具白南詔。憑此爲定賞罰。軍將犯令。皆得杖。或至五十。或一百。更重者。徙瘴地。諸在職之人。皆以戰功爲褒貶黜陟。

朝廷差使到雲南。南詔迎接遠送。自數年來。緣邕、交兩地長吏苛暴。恣殺非辜。致令衆蠻告冤。因茲頻來攻掠。伏蒙聖心。徵發大軍。指揮期於剋復。其容州經管三十四羈縻州。案新唐書地理志。嶺南道羈縻州九十二。隸桂管者七州。隸邕管者二十六州。隸安南者四十一州。並無屬容管者。與此稍有不合。伏請委安南大首領爲刺史。武定州案新唐書地理志。武定州乃安南都護府所屬羈縻州之一。亦請委大首領爲長吏者。踵前許經略使。眷顧親屬。奏元從押衙爲刺史。恐非穩便。臣切知故安南前節度使趙昌。相繼十三年。緝理交阯。至今遺愛布在耆老。至境內無事。其時以都押衙杜英策爲招討副使。入院判案。每月料錢供給七十貫。以寄客張舟爲經略判官。已後舉張舟爲都護。自李象古任安南經略使。案原本作李象古。今考唐書。李象古爲安南都護。以苛刻失衆。爲賊楊淸所害。蓋卽此人。今改正。恣意貪害。遂至徵兵。續又有李涿繼之誅剝。案原本涿上脫李字。今據通鑑增入。令生靈受害。莫非長吏非人所致。

蠻書卷第十

南蠻疆界接連諸蕃夷國名第十

彌諾國彌臣國皆邊海國也呼其君長爲壽彌諾面白而長彌臣面黑而短性恭謹每與人語向前一步一拜國無城郭彌諾王所居屋之中大柱雕刻爲文飾以金銀彌臣王以木柵居海際水中以石獅子爲屋四足仍以板蓋悉用香木百姓皆樓居披婆羅籠男女多好音樂樓兩頭置鼓飲酒卽擊鼓男子攜手樓中舞蹈爲樂在蠻永昌城西南六十日程大和九年曾破其國刼金銀擄其族三二千人配麗水淘金驃國在蠻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閣羅鳳所通也其國用銀錢以青磚爲圓城周行一日程百姓盡在城內有十二門當國王所居門前有一大像露坐高百餘尺白如霜雪俗尚廉恥人性和善少言重佛法城中並無宰殺又多推步天文若有兩相訴訟者王卽令焚香向大像思惟其非便各引退其或有災疫及不安穩之事王亦焚香對大像悔過自責男子多衣白氎婦人當頂爲高髻以金銀眞珠爲飾著青婆羅裙又披羅段行必持扇貴家婦皆三人五人在傍持扇有移信使到蠻界河賧則以江豬白氎又琉璃器爲貿易（案器原本作盟貿易原本作加今從新唐書驃國傳改正）與波斯及婆羅門鄰接西去舍利城二十日程據佛經舍利城中天竺國也近城有沙山不生草木恆河經云沙山中過然則驃國疑東天竺也蠻賊大和六年劫掠驃國虜其衆三千餘人隸配柘東令之自給今子孫亦食魚蟲之類是其種末也咸通四年正月六日寅時有一

胡僧裸形手持一仗束白絹進退爲步在安南羅城南面本使蔡襲當時以弓飛箭當胸中此設法胡僧衆蠻扶舁歸營幕城內將士無不鼓譟

崑崙國正北去蠻界西汴河八十一日程出青木香、檀香、紫檀香、榕榔、琉璃、水精、蠃坯等諸香藥珍寶犀牛等蠻賊曾將軍馬攻之被崑崙國開路放進軍後鑿其路通江決水掩浸進退無計餓死者萬餘不死者崑崙去其右腕放回

大秦婆羅門國界永昌北與彌諾國江西正東案此句疑有脫誤安西城樓接界東去蠻陽苴咩城四十日程蠻王善之街來其國案此八字文不相屬疑有脫誤

小婆羅門與驃國及彌臣國接界在永昌北七十四日程俗不食牛肉預知身後事出見齒蠃越諾案此句未詳共大耳國往來蠻夷善之信共國案此七字文亦不屬

夜半國在蠻界蒼望城東北隔麗水城其部落婦人唯與鬼通能知吉凶禍福本土君長崇信蠻夷往往以金賙之要知善惡

昆明牂牁界接麗水相近蠻賊曾攻不得至今銜恨之

昆明牂牁本使臣蔡襲嘗奏請分布軍馬從黔府路入案此條之首當有脫文

女王國去蠻界鎮南節度三十餘日程其國去驩州一十日程往往與驩州百姓交易蠻賊曾將二萬人伐其國被女王藥箭射之十不存一蠻賊迺回

水眞蠟國陸眞蠟國與蠻鎮南相接蠻賊曾領馬軍到海畔見蒼波洶湧悵然收軍卻回案此篇乃載南接壤之國自此以下皆別說他事蓋附錄之文傳寫失其標目耳今各低一格以別之

咸通四年六月六日蠻賊四千餘人草賊朱道古下二千人共棹小船數百隻收郡州案通鑑攷異引唐實錄以郡州爲交州補國史亦同是郡州乃州名也得安南都押衙張慶宗杜存陵武安州刺史陳行餘案新唐書地理志武安州屬安南都護府以航船戰船十餘隻築損蠻賊船三十來隻沈溺臣九月二十一日於藤州見安南虞候史孝慤幷得兵馬使徐崇雅信蠻賊不解水悉皆溺死吐蕃鐵橋節度本屬吐蕃貞元十年蒙異牟尋攻破今並屬蠻管吐蕃鐵橋節度以下二十五字文義與上文不相屬疑亦他處錯簡於此

異牟尋曾許臣事吐蕃吐蕃遂封異牟江尋西卑賤案以下皆紀册封南詔之事此二十字文不相屬蓋所紀册封一事佚其前段而此條佚其後段耳今不可攷姑仍其舊因遣曹長段南羅各同倫判官趙伽寬等九人與南詔清平官尹輔酋及親信李羅札將大馬二十匹迎子弟羽儀六人沿路視事十五日至安南城城使段伽諾出步軍二百隊馬軍一百隊夾道排立帶甲馬六十隊引前步槍五百人隨後去城五十里迎候十九日到曲驛鎮使楊盛出馬軍一百三十隊步軍一百七十隊夾道排立帶甲馬二百人引前步槍三百人隨後去驛一十里迎接二十一日過吹舍川首領父老百餘人蠻夷百姓數千人路傍羅列而拜馬上送酒雲南節度將五十匹馬來迎二十三日到雲南城節度蒙酋物出馬軍一百隊步軍三百人夾道排立帶甲馬一十隊引前步槍五百人隨後去城十一里迎候門前父老二百餘人吐蕃封王數人在路迎拜是日南詔使大軍將

兼戶曹長。王各苴來迎。二十四日。到白崖城。城使尹瑾。出馬軍一百隊。步軍二百隊。夾路排立。引馬六十匹。步槍五百人。去城五里迎候。南詔遣大軍將李鳳嵐。將細馬一千匹。幷伎樂來迎。渠斂道中路客館。館前父老二百餘人。蠻夷百姓五六十人。路迎馬前。大軍將喻于僉。出馬步軍三百隊。夾路排立。引馬六十匹。步槍三百人。去城五里迎候。南詔妹李波羅諾。將細馬一十匹來迎。入龍尾城客館。南詔異牟尋叔父阿思。將大馬二百匹來迎。二十六日。過大和城。南詔異牟尋。從父兄蒙細羅勿（案羅勿原本作四勾今據新唐書改正）及清平官李異傍。大軍將李千傍等。將細馬六十匹來迎。皆金鋌玉珂。拂髦振鐸（案振原本作根今據新唐書改正）夾路馬步軍排隊二十餘里。南詔蒙異牟尋。出陽苴咩城五里迎。先飾大象一十二頭引前。以次馬軍隊。以次伎樂隊。以次子弟持斧鉞。南詔異牟尋。衣金甲。披大蟲皮。執雙鐸。男蒙閣勸在傍。步槍千餘人隨後。馬上祇揖而退。原缺曰授册。原缺貞元十年十月二十七日。陽苴咩城。具儀注設位。旌節當庭。東西特立。南詔異牟尋及清平官已下。各具儀禮。面北序立。宣慰南詔使。東向立。册立南詔使。南向立。宣勅書。讀册文訖。（案此條册字原本俱訛作開今據文改正）相者引南詔蒙異牟尋。離位授册。次受貞元十年歷日。南詔及清平官已下。稽顙再拜。手舞足蹈。慶退而言。牟尋曾祖父。開元中册雲南王。祖父天寶中。又蒙册襲雲南王。自隔大國。向五十年。貞元中。皇帝聖明。念錄微効。今又賜禮命。復覩漢儀。對揚天休。寶感心肺。其日樓下大會。又坐上割牲。用銀平脫馬頭盤二面。牟尋曰。此是天寶初。先人住鴻臚少卿。宿衛時。（案衛上原脫宿字今補入）開元皇帝所賜。比寶藏不敢用。得至今。又伎樂中。有老人吹笛。婦人唱歌。各年近七十餘。牟尋指

之曰。先人歸藩來國。開元皇帝賜胡部及龜茲音聲各兩部。今死亡零落盡。只餘此二人在國。酒既行。牟尋自捧杯擎跽。勸讓册立使袁滋。引杯釃酒曰。南詔當深思祖宗緒業。堅守誠信。爲西南藩屏。使後嗣有以傳繼也。異牟尋噓唏曰。敢不承命。其年十一月七日事畢。發陽苴咩城。雲南王蒙異牟尋。以清平官尹輔酋十七人。奉表謝恩。進納吐蕃贊普鍾印一面。案通鑑。吐蕃謂弟爲鍾。南詔服吐蕃時。封爲贊普鍾。日東王。並獻鐸鞘、浪川劍、生金、瑟瑟、牛黃、琥珀、白氈、紡絲、象牙、犀角、越賧馬、統備甲、馬幷甲文金。皆方土所貴之物也。仍令大軍將王各苴柘東副使杜伽諾。具牛羊。領輜馬及丁夫三百人。提荷食物。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送至石門。從石門更十日程。到茂州。自後南蠻移心向化。遂與吐蕃讎隙。

伏緣數年之間。當州鎮釐革。南詔入朝人數。縱有經過者。郵傳殘薄。兼緣安南大中年。案原本作大中年。今據唐書及通鑑。宣宗大中十三年。杜悰爲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南蠻習學子弟及入貢傔從人數。南詔怒。自是頗擾邊境。書中所說。當指此事。牟字蓋年字之訛。謹改正。奏請隔絕南詔往來通好。謹按尚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本使蔡襲去年正月十四日內。四度中矢。石家口幷元隨七十餘人。悉殞於賊所。臣長男韜及奴婢一十四口。並陷蠻陬。臣夙夜憂憶。本使蔡襲行坐痛心。切以蠻賊尚據安南。今江源併諸州。各自固守。其首領將吏。去年春夏。頻請救兵。自是海門。案安南既隔以海。門鎮爲行交州。不與發遣。幷不給與戈甲弓弩。致令蠻賊侵掠州軍。臣以南蠻從古及今。凡虜掠諸處百姓。夷獠隸也。處則貴江源首領已下。知其配隸之事。固惜副卿。必合戮力齊心。共禦蠻夷之殘暴。案臣以下五十一字。文義未詳。且不相屬。當有脫誤。

又黔、涇、巴、夏四邑苗衆。咸通三年春三月八日因入賊朱道古營柵。竟日與蠻賊將。大羌楊阿觸、楊酋盛。柘東判官楊忠義。話得姓名。立邊城自爲一國之由。祖乃盤瓠之後。其蠻賊楊羌等云。綻盤古之後。（案綻字有訛。）此時緣單車問罪。莫能若是。（案若字有訛。）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長史。問蠻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錄之。寄安南諸大首領。詳錄於此。爲蠻志一十卷。事庶知南蠻首末之序。（案以下六條。又附錄中旁及之文。今再低一格以別之。）

謹按後漢南蠻傳。昔高辛氏有戎寇。吳將軍。爲患其侵暴。乃下勅曰。有人得戎寇吳將軍頭者。賜金百鎰。封邑萬家。妻以少女。時帝有犬。名盤瓠。後遂之寇所。因嚙得吳將軍頭來。其寇遂平。帝大喜。因以官爵賚賜。犬不起。帝少女聞之。奏曰。皇帝信不可失。深憂犬之爲患。帝曰。當殺之。女曰。殺有功之犬。失天下之信矣。帝曰善乎。因請匹之。帝不得已。乃以配盤瓠。盤瓠得女。負入南山。處於石室。其處險阻。不通人跡。後生十二子。六男六女。自相匹偶。緝草木皮。以爲衣服。帝賜以南山、仍起高欄。爲居止之。其後滋蔓。自爲一國。（案此文與今後漢書南蠻傳不同。）按王通明廣異記云。高辛時。人家生一犬。初如小特。主怪之。棄於道下。七日不死。禽獸乳之。其形繼日而大。主人復收之。當初棄道下之時。以盤盛葉覆之。因以爲瑞。遂獻於帝。以盤瓠爲名也。後立功嚙得戎寇吳將軍頭。帝妻以公主。封盤瓠爲定邊侯。公主分娩七塊肉。割之有七男。長大各認一姓。今巴東姓田、雷、再、向、蒙、夏、叔孫氏也。其後苗裔熾盛。從黔南逾昆湘高麗之地。自爲一國。幽王爲犬戎所殺。卽其後也。盤瓠皮骨。今見在黔中田、雷、等家。時

祀之.

巴中有大宗.廩君之後也.漢書巴郡本有四姓.巴氏、樊氏、陳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黑赤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樊陳鄭三姓.生於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獨中之.又令乘土船下夷水.到鹽陽.約能浮者爲君.務相獨浮.因立務相爲君也.遂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請爲留之.廩君不許.神女暮來取宿.晨則化爲飛蟲.羣蔽日月.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伺其便射之.天乃開朗.廩君方定居於夷水.三姓皆臣事之.廩君死.魂魄化爲白虎.及惠王幷巴蜀.以巴夷爲蠻夷君.尙女.其人有罪.得以爵除.出賦二千一十六百萬錢.三歲一出義賦.一千八百錢.人出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鋋也.案此文與今後漢書南蠻傳稍有異同.

巴氏祭其祖.擊鼓而祭.白虎之後也.按華陽國志.秦昭王時.白虎爲害.多傷人.乃購之曰.有殺得白虎者.封邑千家.繼以金帛.於是朐忍夷廖仲藥等.以竹弩射之.中而死.秦遂刻石.爲夷人立盟.曰.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不論.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遂因號虎夷.一名弦頭.剛勇頗有先人之風.案所引華陽國志.與今本文稍不同.

按秦紀始皇十八年.巴郡出大人.長二十五丈.一夫兩妻.號曰左右也.是故左思蜀都賦云.剛勇生其方.風謠尙其武.

按夔城圖經云.夷事道蠻事鬼.初喪擊鼓.爲以道哀.其歌必號.其衆必跳.此乃盤瓠白虎之勇也.俗

傳正月初夜。鳴鼓連腰。以歌爲踏蹉之戲。五月十五日。招命騎健。晝樴圖舟。十船同角。千人齊聲。唱鼓扣舷。沿江騰波而下。俗三月八日爲大節。以陳祠享。振鐸擊鼓。師舞爲敬也。

夷蠻居山谷。（蠻卽蠻之別名。）巴夏居城郭。與中土風俗禮樂不同。

雲南詔蒙異牟尋與中國誓文。臣今錄白進獻。

貞元十年。歲次甲戌正月乙亥朔。五月己卯。雲南詔異牟尋及清平官大軍將。與劍南西川節度使崔佐時。（案崔佐時乃韋皐所遣西川節度巡官。不可直稱節度使。疑有脫文。）謹詣玷蒼山北上請天地水三官五嶽四瀆及管川谷諸神靈同請降臨。永爲證據。念異牟尋乃祖乃父。忠赤附漢。去天寶九載。被姚川都督張乾陁等離間部落。因此與漢阻絕。經今四十三年。與吐蕃洽和。爲兄弟之國。吐蕃贊普。册牟尋爲日東王。亦無二心。亦無二志。去貞元四年。奉劍南節度使韋皐僕射書。具陳漢皇帝聖明懷柔。好生之德。七年又蒙遣使段忠義等招諭。兼送皇帝勅書。遂與清平官大軍將。大首領等。密圖大計。誠矢天地。發於禎祥。所管部落。誓心如一。去年四月十三日。差趙莫羅眉、揚大和眉等。賫僕射來書。三路獻表。願歸淸化。誓爲漢臣。啓告祖宗明神。鑒照忠欵。今再蒙皇帝。蒙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皐僕射。遣巡官崔佐時。傳語牟尋等。契誠誓無遷變。謹請西洱河玷蒼山神祠監盟。牟尋與淸平官洪驃利時。大軍將段盛等。請全部落。歸附漢朝。山河兩利。卽願牟尋。淸平官大軍將等。福祚無疆。子孫昌盛不絕。管諸賧首領。永無離二。興兵動衆。討伐吐蕃。無不尅捷。如會盟之後。發起二心。及與吐蕃私相會合。或輒窺侵漢界內田地。卽願天地神祇共降

災罰。宗祠殄滅。部落不安。災疾臻湊。人戶流散。稼穡產畜。悉皆減耗。如蒙漢與通和之後。有起異心。窺圖牟尋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難。不賜救卹。亦請准此誓文。神祇共罰。如蒙大漢和通之後。更無異意。卽願大漢國祚長久。福盛子孫。天下清平。永保無疆之祚。漢使崔佐時至益州。不爲牟尋陳說。及節度使不爲奏聞。牟尋赤心歸國之意。亦願神祇降之災。今牟尋率衆官。具牢醴。到西洱河。奏請山川土地靈祇。請漢使計會。發動兵馬。同心戮力。共行討伐。然吐蕃神川崑崙。會同已來。不假天兵。牟尋盡收復。鐵橋爲界。歸漢舊疆宇。謹率羣官。虔誠盟誓。共尅金契。永爲誓信。其誓文一本。請劍南節度。隨表進獻。一本藏於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尋留詔城內府庫。貽誡子孫。伏惟山川神祇。同鑒誠懇。

某年六月二十一日奏狀。今謹錄白獻進。（案後題貞元十年奏狀而此闕其年。亦刊削不盡之文。）

東蠻和使楊傳盛等。六月十八日。到安南。齎蠻王蒙異牟尋。與臣絹書一封。幷金鏤合子一具。合子有緜。有當歸。有硃砂。有金石東蠻國王。是故雲南詔王閣羅鳳孫。姓蒙名異牟尋。遣前件使。齎表詣闕。於今月十八日到。兼得其王牟尋。與臣書。遠陳誠懇。幷金鏤合子一枚。其使咏言。送合子中有緜者。以表柔服。不敢更與爲生梗。有當歸者。永願爲內屬。有硃砂者。蓋獻丹心向闕。有金者。言歸義之意。如金之堅。

又言蠻王蒙異牟尋。積代唐臣。偏霑皇化。天寶年中。其祖閣羅鳳。被邊將張乾陁譎搆。部落驚懼。遂違

聖化。北向歸投吐蕃贊普。以贊普年少。信任讒佞。欲併其國。蒙尋遠懷聖化。北向請命。故遣和使。乞釋前罪。願與部落。竭誠歸附。緣道遐阻。伏恐和使不達。故三道遣。一道出石山。從戎州路入。一道出牂牁。從黔府路入。一道出夷獠。從安南路入。其楊傳盛等今年四月十九日。從蠻王蒙異牟尋所理大和城發。六月十八日。到安南府。其和使楊傳盛。年老染瘴癘。未得進發。臣見醫療。候獲稍損。即差專使。領赴闕廷。其使云。異牟尋自祖父久背國恩。今者願棄豺狼之思。歸聖人之德。此皆陛下雨露之澤及外夷。故蠻徼遐荒。願爲內屬。臣忝領蕃鎮。目覩昇平。踴躍忻歡。倍萬常幸。右蠻王與臣書。及金鏤合子等。謹差十將李茂等。隨表奉進。謹奏。貞元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安南都護。充管內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工部尚書。御史大夫。臣趙昌奏狀。

貞元十年。南詔蒙異牟尋。請歸附聖唐。願充內屬。盟立誓言。永爲西南藩屏。臣今於安南郡州溪源。首領耆老處。借得故蠻王蒙異牟尋誓文一本。安南都護趙昌。貞元十年奏狀白一本。伏以故南詔蒙異牟尋。嗣孫惠龍。不守祖父留訓。既違盟誓。自掇禍殃。尙未悛心。猶恣狂暴。全驅蟻聚之衆。攻刼邕、交之人。五載興兵。三來虜掠。顧生靈之何負。受塗炭之苦辛。臣去年正月二十九日。已錄蠻界程途。及山川城鎭。六詔始末。諸種名數。風俗條教。土宜物產。六驗名號。連接諸蕃。共纂錄成十卷。於安南郡州江口。附襄州節度押衙張守忠進獻。今臣謹錄故蠻王蒙異牟尋。貞元十年誓文。及趙昌奏狀。白隨表奉進以上。

蠻書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一卷一頁十行按本書凡地名及人姓名多用矣字在首八卷三十八頁犀謂之矣讀如咸此矣字音義或與彼同。

三卷十三頁四行蒙舍川即蒙舍州又見五卷。

四卷十八頁五行西百里疑當作四百里。

五卷二十四頁八行望欠此云望父未知即望欠否。按三卷十二頁施浪詔之主名孫恐誤。

七卷三十一頁九行官蠻依上文當作蠻官。

十一行三月初疑當作二月初此言蠻生之早也。

十卷五十一頁八行注南郡蠻傳字誤衍。

五十二頁五行正月乙亥五月己卯此八字有脫誤當作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

五十三頁十一行石當作右屬下讀按下文言右東蠻國王與臣書一段文例亦同。合子中有金者云云並不及石是其證又言右蠻王與此言右東蠻國王一段文例亦同。

同行按豐咩爲豐時之弟其孫名皮羅遐豐時之孫名鐸邏望詳見前三卷此以鐸望爲豐咩

附補校。

一卷三頁一行渠藍趙按二卷七頁五卷二十四頁並作渠斂趙斂與藍蓋一聲之轉又按蠻夷文字本無一定是書類此者甚多茲不具出。

三頁七行上下文句法一例。

二卷八頁五行　與東瀘下當有水合二字句法見下文○源出蕃中節度北蕃上當有吐字句法亦見下文

三卷十二頁三行　豐時之子亦當名時羅皮此條按下條豐咩之子名咩羅後五行按本書所載六詔之君大率連三字爲名中間皆用羅字其第三字與第一字累世相承

四卷十六頁六行　五十頁二行作楊忠義當是一人十九頁十五行无注同　遞嬗以此推之豐時之子當名時羅鐸鐸子名鐸羅望望子名望羅偏偏子名偏羅矣矣子名矣羅君此條與新唐書並有脫誤當互訂楊當作楊與下文兩楊姓同

五卷二十三頁十一行　作牌當作碑

七卷三十五頁一行　龍足二字未詳

八卷三十七頁五行　作裏當作裏疑當

十卷五十二頁一行　騎健作健騎

蠻書校譌

一卷四頁十四行至字誤。本作止。

二卷七頁八行注書唐誤。原本作唐書。

三卷十一頁四行自巖城○按四卷十八頁六行亦作自巖。而三卷十一頁七行。五卷二十三頁四行。二十三頁十四行。二十五頁二行。七卷三十二頁八行。三十六頁一行。十卷四十八頁一行。十三頁十行。又皆作白崖城。詳玩三卷首頁文義。白巖白崖。均爲時傍所居。此走誤。原未識一地有二名。抑白巖均當作白崖否。謹附識於此。以俟攷。

八行本作北走。十二頁十一行本作徒。徒字誤。

四卷二十一頁一行義本作養。字誤。

五卷二十四頁三行街本作階。字誤。二十五頁三行原本無此字。

六卷二十七頁十一行其本作其地。城誤。原二十八頁四行故本作故地。城誤。原

五行南字下州字上失一寧字。二十九頁七行向本作尙。字誤。

十卷四十七頁八行按江尋二字。應倒轉。五十一頁十五行爲本作以。誤。原以爲。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滇行紀程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

G一七八九上

館藏書